



退漁堂遺稿地

詩疏

16
2333
2



和
2333
卷3-2

退漁堂遺稿卷之四目錄

詩

遣騎要李文仲空炳來畱數日相與墨戲殊有
興趣明瑞亦來會筆硯之暇用農巖韻唱酬
余於東遊登平海之梧月樓三陟之七分堂見
槎川李一源秉淵詩板並和其韻輒有不同
賞之恨及歸因張君宅文樞斗之入城錄前
兩作以寄一源近宅文來訪袖傳一源書及
壘前韻之作披讀爽然若痾去體遂用其韻
還以寄之

安坪感舊三首

楸谷記北謫時聖姪遊此見投之詩用其韻志

喜

豐陵趙相文命墓感舊

昭陽亭次梅月堂韻

泛波亭遇李元亮亮臣喜賦二首

行過新川望白嶽懷一源用前韻

君範次曹梅溪延謚宴韻投示遂步寄

申季玉季誦傳陶翁李熙卿釋到鄭氏庄所作

卻次

壘前韻寄一源

又寄一源

盆梅結蘂未開自落

次再從孫養材投示韻

渡松津與津夫問答四絕

將向栗里舟中次韓君致叟命輿韻

鳳臺歸路將見水墮寺用杯字

登泛波亭次板上三淵韻二首

哭成兄箕卿道東殯筵諸孤請誄率成一絕以

副之

清冷浦次穉和韻

莊陵次穉和韻

六臣祠次穉和韻

奉覽 莊陵誌 端廟賦杜鵑詞與詩不覺淚

下奉慶其韻

石湖亭感舊偶逢吳伯玉 瑗同次壁上三淵韻

元宅之命揆朴士樞斗益金正叔諸君在座適

琴師來至團歡竟日次聖姪軸中韻

入城見穉和書及墨遊字詩累篇後數日來見

今日舟中有懷卻和

訪伯玉于歸川聯宿用三淵韻同賦

寄宿處是李汝五秉常別業主人遠謫念之悽

愴墨韻

思穉和墨遊字

夜坐拈杜韻

送春日拈杜韻

相眩墓墨前韻

簡洪川守安國賓重觀

洪良臣舊居古心亭新成登覽感舊次壁上李

一源韻

鋤槽亭感舊吟贈主人李汝固益培仲固得培

兄弟

聖考諱日壘茂山時韻

懷君範

夜寢輾轉起坐開窓感舊傷今遂成八絕効杜

八哀

仁宗大王諱辰感吟

竹背子

贈李君恭甫世愿

東臺

將舟歸壘韻別君範

既望月色甚佳約隣社諸朋步出前溪棹小舟

載簫遂將出浦口遂賦一律

耐齋墓感吟

洗心臺

李極美最彥來宿翌日任擇夫金汝仲時筦洪

望汝益大俱會

利川館次疎齋韻

次槎川韻奉陽智再從兄

次李士重沉投贈韻

次題元靈二老亭詩畫軸末

斷髮嶺

萬川橋

榆岵山映樓次板上楫和韻

次贈盧君休泰二首

鶴浦泛舟

金生必泰誦傳君範詩一聯因次其韻足成一

律

宿青龍山隱寂庵曉發口號

示鐵原倅趙令虎臣

次贈朗慧上人

次槎川贈雲窩韻并寄

到農巖金丈昆季舊墟感吟

歸路重過淵翁舊亭用前韻

次趙和叔明鼎尋玉屏書院詠忠庵文谷畫真

之作

己未元朝相肱墓壘前韻二首

發酒泉之行路過州村範友宅悵吟

秋淨上人楓嶽僧也再昨年夏余入楓嶽同遊

昨年秋又入則淨也適出遊為之悵然今日

相遇於此謂方有戒心出遊未歸進一絕乞和甚懇臨別次贈

朔寧途中二首

禾積淵壘前遊時韻

金浦郡村訪洪進士伯祥有微拈簡齋韻

甲津感古

沈寢即永叔運熙自英齋來訪洞友會者亦

十餘人漁得密魚以供永叔有詩卻和

次或人二首

喜雨成霖野田多被水灾憂歎有吟

槎川墨庵

李九晚號夫

兩詞老合席拈韻各賦三篇

語及不佞多有不敢當者聯寫一幅投來索

和遂步韻還寄

射會次金穉明韻

訪洪季友

益三於

寧齋歸路與諸君乘船至

楊花渡移上釣艇月白風清興趣悠然壘前

韻

既望夜與諸益泛舟呼韻各賦

一源潔夫次余詩寄來推重太過有不敢當用

韻答之

次一源韻奉沈而天 聖希○并小序

次君範請由還鄉時舟中之作

到君範宅拈韻

示李君九成

範友來宿說其亭字詩卻次

東臺觀獵

遊隱庵日聖章與我詩即用放翁己未冬韻也

詩曰樂處須觀志如君出凡曹撰奇無遠近

佐酒雜腥臊遐遁今時少風塵此着高功名

亦何物適意是英豪其獎語近戲非拙劣所

敢當而詩格豪宕想見其人重披諷詠之餘

更步其韻寄聖章

聖章歸後屢隱庵所拈韻寄來卻和四首

鶴來一旬矣余行還自楸下則其間已半馴朝

夕戲翫殊慰窮獨所欠青白二鶴俱不成雙

聖章次余謝送鶴詩寄來又依韻還奉仍請

卒惠

李大諫元亮輓 并小序

與安國賓遊藥水巖

龍門寺壘前韻

洪君敬夫禹敬來訪贈余以詩獎與之盛多有不敢當者遂步韻謝之二首

獨坐

急雨

射候次敬夫

末伏日會李景淳普祥宅用樓字

權景賀禱投詩兼約楓嶽之遊回簡和寄

次韻觀水樓八詠

月夜有懷聖章倚其皮枕檢其贈詩一慰一悵

吟寄求和

一鶴

前宵雷電又係變異今日江行日未落而聽鶴

鳴可恠率成一律

次昌黎燈花詩

訪範友于州村恭甫在座間有一婆自花城來

者善謳招使侑酒遂命彈琴奏歌頗可聽翌

朝幼文李奎鎮追到聯句記事

和君範與恭甫用聯句韻見寄之什

李極美寄詩報以近當借騎來訪喜次

忠烈祠拜林將軍遺像

安國賓宅夜呼韻與國賓及其諸子同賦

還家

牧友舟訪誦其來時作卻次

間雉城李持平載亨計

次李中甫嵩鎮見寄作

寒碧樓次板上冲庵韻二首

隱寂庵呼韻

漢湖吟奉觀水樓主人

還過漢湖壘前韻

次君範松坡失期追寄之作

送春日登清楓溪之太古亭會者八人但恨一

源有約未赴席上拈韻率成

一源用亭字見寄卻次

雨後即事

戊午秋李君範按嶺南時投其永川朝陽閣詩

余既和之後三年庚申尹季章鳳五守是郡

惜此閣頽廢修而新之名其門曰覽德書來

求扁字余樂聞而書副又成一絕並前作錄

往要揭君範詩板之左蓋恨不獲登覽竊願

載名其間云耳

壬戌七月十五日到臨津李兄君美瑜父子與

簫客從馬夕後與諸君為泛舟遊以明日陰

晴難卜故也月色如畫江光接天呼韻各賦

次李進士存吾在韻

哀所騎馬斃

自林里復路次晦村曠章韻

登拱北樓次板上韻

領新得兒還家用丙辰南遊還家韻志感

無騎歎壘前哀馬斃韻

次牧谷子和丹丘守十月望鳳亭分韻之作

望北亭次姪孫相定投示韻

清心樓遣悶

贈新昌守郭載雄鎮緯

謝恩副使柳陽輝復明書狀俞大哉守基各送

箴求別語率爾寫贖二首

悼閔掌令士衛翼洙

哀洪盛仲弁小序

丹守以詩招隱蓋悶余孤寄欲還驪上也答之

自橫亭

夜間兒子讀書有感

將向邀仙巖路上家奴跌碎酒壺

李熙卿哀章

次蔡君景洪希範錦城壇韻

聖考諱辰年年有雨今日則久雨新晴於昭在

上益用感歎用前日 諱辰韻

醉石鄭聖瑞羲河吾黨所倚重者也余與晚交

世分既篤情好亦淡今遽傾逝世運之厄豈

但私慟病阻奔哭遂成一絕送置靈筵少洩

余悲

酒泉舊居次唐韻

春川道中偶吟用梅月堂韻

次說澤用清陰高山驛鐵嶺兩絕韻

途中呼韻

自摩訶行送少輩向毘盧峯獨踰鴈門岵

石林幽居次姪孫相翊題壁韻

奉和內兄韻

慶安驛西見汝五台入地感吟

訪虞令于東營口呼二首

野鶴

扶江李君定甫文祥新齋其從兄儀韶鳳祥亦

至用唐韻

承 別論進住東郊次兒輩韻

住郊一旬不得入見畱疏將歸曾中若有慨然
不豫者適簫客李德萬來見携到望北亭使
吹一曲又一慨然用陽明妙高臺韻寫懷

夜卧不寐疊賦

江陵閔進士載文書求詠芝窩題詠賦寄一絕

舟還上游次尹梓韻二首

韓奉事謙甫光朝輓

次原牧李近甫光運舟中見思作

讀疑軒李陽伯號稿有壬寅南竄時懷余北謫一絕

詩曰土門江水日東流萬里孤囚對白頭當

日封章拚一死茂山何異漢南樓令人吟諷

感涕遂步韻

愛蓮亭感吟用板韻

水原東軒次板上韻

宋聖欽堯輔輓

至月二十日大雪後又大雷雨即開霽

除夕用蜀州韻

到壁寺直登東臺

夕飯叅齋僧數十人吾年最老

槎川李一源輓

舟下廣津

清心樓用牧隱韻奉李侯衡萬

夕到覽寺諸君俱會可喜壘前韻

陰竹宰李元靈用端字投寄卻和

陰竹宰期不至

又次陰竹宰

射候罷出見秋耕歸看家中婦女眷租

枕戈亭

送說兒龍門遊觀之行

東臺歸路煮花笠巖樂村子李幼文以小艇領

季弟及兩郎追至

卽事

聞家人織聲喜賦

舟上清樓悶旱用牧隱韻二首

喜雨連日又壘前韻

牧友用前韻略述近日悚懼之情殊得詩人溫

厚之意遂感而次之

喜晴又壘

和牧窩昆仲憂慨時事之作 二首

墨前韻奉牧友

癸酉七月二十七日牧窩樂村蟾村開遇三君

子與士景詩星叔平行坦順之順百簡材自

州岸同舟而來先是余與三君子議欲遵宋時洛陽耆英會故事為驪江耆會故也先會敝廬者亦依耆英第一會會于富韓公宅前例也其設座進案行酒俱以年次其朝夕食各不過五味亦用耆會前例而午饌亦不過五味以耆會前例器數太繁故減去六分之

五也金汝仲申匡仲瑀金哲行李宐敬金致大諸君亦來在座竟日盡歡而罷有詩二十餘首余用富韓公古絕兩韻牧窩用文潞公律絕兩韻蟾村用溫公律韻序文則屬蟾村亦依耆會溫公作序之例也

二十八日早朝四老同舟將向老牧宅舟中用

溫公韻聯句

用溫公韻

蟾村會對案余落齒牧谷戲以褻語主人獻規牧谷謝失微失亦規規即推謝儘是美事不

可無記遂用雙字

又和蟾樂投示次文潞公排律之作

甓寺者會以賞心樂事分韻余得賞字

心樂事三韻次老牧樂村蟾村

翌日臨罷次蟾樂用心字韻

次贈金正履萬

牛灣族孫敏材簡材兩君冠其兩子蟾樂翁為

賓余領兒子往赴簡君賦詩記事蟾翁有和

余亦和之

牛灣歸路舟下州村三首

癸酉除夜用蜀州韻

甲戌二月二十九日又成者會于梨湖敏材隨

至槐山守李景淳亦會共用富公古絕韻

李同福深哀章

將遊龍門山渡江口號

尹景平哀章

韓大叔億增哀章

徐汝忠宗復譴補湖西水閘投示遣懷四律其

一屬余步韻卻寄

李懷仁炫輓

贈別洪君叔圖得河

除夜數子來會用高蜀州韻二首

到韓成汝玉宅

自慨

數日連以小艇沿泗前江頗覺疏暢適叔圖來

同舟呼韻賦詩

又登釣舟釣伴數人同登用前韻寫興

雨後又泛舟疊前韻二首

對元靈用孟襄陽韻

與敏材金叔平子靜亮行諸君小會清樓仍以

小艇乘漲而下亦一快事次樓上牧隱韻

退漁堂遺稿卷之四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退漁堂遺稿卷之四

詩

遣騎要李文仲宜炳來留數日相與墨戲殊有

興趣明瑞亦來會筆硯之暇用農巖韻唱酬

昨日臨池興今朝更倚床明窓紅旭照高樹白雲翔

隣舍送千紙秋風勸百觴文朋來滿座爭覩醉毫長

余於東遊登平海之梧月樓三陟之七分堂見

槎川李一源秉淵詩板並和其韻輒有不同賞

之恨及歸因張君宅文樞斗之入城錄前兩作

以寄一源近宅文來訪袖傳一源書及墨前韻

之作披讀爽然若病去體遂用其韻還以寄之
文章誰道一源衰白首猖狂不矜持梧月樓中曾揭
板退漁堂裏又投詩牢籠天地山川盡模寫風神色
態宜安得一場樽酒會黃花階上月明時

安坪感舊

此是申伯曾魯聖與替况
弟舊居而其墓俱在此

伯曾好兄弟生死此山林故宅藩墻缺荒阡草樹深
昔敦僚友義相勗歲寒心白首西歸路秋風悲獨吟

其二

昔逢鷗渚日繫馬老槐林醉興南山迥交情漢水深
吾為畏友敢子有古人心落景鷹雕去寒天鳥雀吟

伯曾嘗目余
以畏友故云

其三

峻潔追名祖清狂配竹林高談四座屈豪習百杯淡
藐說王公氣輕看爵祿心如今何處得末路更悲吟

其二其三
哀伯曾

楸谷記北謫時聖姪遊此見投之詩用其韻志

喜

昔汝獨遊日相思悲恨長今來俱白髮世事等黃梁
寒雪千重炭流光十五霜餘生追感切先子卜斯庄

豐陵

趙相墓感舊

昔也恨君今憶君臨危扶 社有誰存寒天獨立空
山裏點檢平時憂國言

昭陽亭次梅月堂韻

昭陽亭下水西注幾時休知與牛川會轉通清漢流
雲霞城闕迥松栢墓山幽憑寄客心去共隨鷗鷺遊

泛波亭遇李元亮亮巨喜賦

相憐白髮亂相喜青眸開窮矣看山去寒冬胥字來
癡思缺天補狂欲倒瀾迴恐被傷人恠冥然醉百杯

元亮此行蓋
欲卜居云

其二

無限商量事何能倉卒開幾年林下卧今日炭中來
仙窟全家隱漁舟逐水迴明年春共至重把野人杯

余亦有造得漁船之計
約以明春更會故云

行過新川望白嶽懷一源用前韻

槎老休言脚氣衰竹輿藜杖好扶持天衢幾發堯夫
興山室方吟左氏詩北洞花期春尚遠東城月色夜
偏宜速須相就成文會野客元稀入郭時

君範次曹梅溪廷 謚宴韻投示遂步寄

天道冥冥本至仁人心惻惻久如新終看甲子案昭
洗豈獨梅翁冤快伸 恩謚纔聞領嶺郡詩章復見

出朝紳溪邊故宅今猶在想像華筵儼主賓

申季玉璋誦傳陶翁李熙卿緯到鄭氏庄所作

却次

楓溪好鄭氏諸子筆生花麗代忠臣後清時老將家
讀書燈積燼漁水日移沙雨裏寒泉叟淹留詩興多

後一作高

墨前韻寄一源

小邦風雅世隨衰大匠斧斤君獨持牧老雖遙還有
脉淵翁已去不亾詩魚龍出沒滄溟得星斗森羅碧
落宜莫道文章一小技古人於此見其時

又寄一源

初月娟娟映石樓繁星歷歷泛溪流鳴鴻暗渡銀河
水宿鷗時飛白雪洲北麓故人那會面東岡寒夜更
回頭長歌短詠難成寐世變天灾幾日休

盆梅結藥未開自落

書閒不讀如無字琴廢不彈如無絃更有無花一梅
樹無心相對兩悠然

次再從孫養材投示韻

春潮連岸白春樹際天青萍水相逢地乾坤永保亭
歌麈飛盡席琴月亂松庭勝境何能忘窮廬歲暮情

渡松津與津夫問答四絕

素負朝野望胡為不肯仕小人未蒙德百姓多窮悴
朝野望豈有仕宦吾所欲不幸為世棄退而處山谷
屢官終不出屢招亦不來乃曰為世棄此言欺我哉
德薄且才疎病深而老至欲仕不敢仕自棄人亦棄

將向栗里舟中次韓君致叟命與韻

正月黃驪江色間白雲青落與漫漫携朋又上沙邊
艇岸憤耽看野外山時覺魚遊生細浪已聞禽哢送
餘寒最憐習習和風至欲化衰翁鬢雪斑

鳳臺歸路將見水墮寺用杯字

沂上春風起炎中冰雪開呼鷹驪水渡射鵠鳳臺來
此去禪房宿仍携漁艇迴羣公滿朝著吾醉野人杯

登泛波亭次板上三淵韻

雪嶽山中老洪溪水上亭何年留咳唾半世任蓬萍
波底驪龍睡雲間綵鳳翎無由得復覩春日獨憑櫺

其二

物外有高士詩中得大家乾坤歸嘯傲山水吸精華
奇筆松拏壁清詞月映沙沉吟不能去簷日又西斜

歸一作恣

哭成兄箕卿道東殯筵諸孤請誄率成一絕以

副之

人哭夫君我欲歌君亡持比我生多子孫滿室家聲
繼行誼稱鄉士論譁間鄉士呈文于營府請狀

清冷浦次穉和韻

浦草萋萋綠春風古炭隈沉沉山氣慘咽咽水聲哀
淚有湘筠染魂無楚鳥回平生悲慨意再度此中來

莊陵次穉和韻

松栢 園陵闕荒涼異昔年水堤增舊筭碑字有新
鐫至德昭天日深冤洗簡編每來尚隕涕春草石麟

前

六臣祠次穉和韻

余讀豫讓傳千載一下淚森嚴對友言永愧二心類
六臣則不然其初不直遂既臣從而謀無乃傷其義
惟有貫日誠天地與不墜欲為所欲為肯顧一身棄
由來尚論人以心不以事允矣為忠臣祠近 玄宮
闕滔滔階下川波接 神路邃鬱鬱園中松陰連
陵樹翠千春詠採薇百世真丹荔噫彼徇利人六尺
受共卑

奉覽 莊陵誌 端廟賦杜鵑詞與詩不覺淚

下奉賡其韻

越山淡鶻聲啾愁人聞欲白頭 莊陵復無鶻聲天
地在有是愁我亦悲歌慷慨者今何忍讀鶻詞登鶻
樓六臣祠前樓 扁以拜鶻

石湖亭感舊偶逢吳伯玉璣同次壁上三淵韻

故人舊棲處巖壑起悲風雲樹千年在樓臺廿載空
虛亭春草綠遠岫夕陽紅客至誰相語迎門白髮僮

元宅之命命樞朴士樞斗益金正叔諸君在座適

琴師來至團歡竟日次聖姪軸中韻

漢上輕舟疾城東倦馬遲乾坤任行止雨露戴恩
私花樹當春日杯盤近午時明朝箭溪畔手折綠楊

絲

入城見穉和書及疊遊字詩累篇後數日來見
今日舟中有懷却和

青春城市薄言遊今日歸舟發漢洲誰與我分山一

半所懷人在水中流南崖老樹同憑檻東郭高梧對

倚樓芳草落花幽鳥語夕陽回首不勝愁老樹即鷗
湖望北亭

高梧即舍
姪家軒號

訪伯玉于歸川聯宿用三淵韻同賦

露氣侵牀潤河光近戶低主人喜留客明月滿歸溪
笛弄遙宜聽詩成淡忘題明晨回棹去蒼靄隱丹梯

寄宿處是李汝五秉常別業主人遠謫念之悽

愴墨韻

地極南方濕天窮北塞低衰年輕遠謫破屋寄寒溪
酒熟花間酌詩無葉上題空教林下友來踏水邊梯

思穉和墨遊字

鷗湖昔日共君遊興在槐欄與柳洲雨雪北風人忽
散煙霞東洛水空流今朝偶倚村邊艇春色方深樹
際樓安得芳辰携手去百篇相和洗塵愁

夜坐拈杜韻

欲雨春天星斗微溪雲散漫逐風飛廢塘有水鳴蛙

集喬木無枝宿鳥稀靜處時憂頻撫枕老來人事足
沾衣新詩詠罷憑誰語一火漁村照夜歸

送春日拈杜韻

春去嫌常促春來恐更遲百般鳥語處萬點花飄時
忽忽悲衰境依依詠別詩真同情友送千里隔年期
相肱墓壘前韻

墓莎溪沒屐墓樹長過頭汝死已云久吾悲訖可休
皇天生有意逝水去無留况是先塋下童時所釣遊
簡洪川守安國賓重觀

太守憂民只細傾洪溪流水鴨頭青書來可道風情

厚不與當歸酒一瓶

洪良臣舊居古心亭新成登覽感舊次壁上李

一源韻

夢叟手栽樹廿年如許長曾分山一半同老水之陽
嶺海風霜後江湖雨露光餘生今白首獨立意蒼茫

鋤櫓亭感舊吟贈主人李汝固益培仲固得培

兄弟

髻鬣君今長大身青絲我髮已如銀亭臺樹木渾依舊
不見當時二丈人

聖考諱日壘茂山時韻

是日自鷗湖舟發向驪霖雨未收江水大漲

忍言庚子事白首尚人間又見 諱辰至何由睿化
攀驚波滿江漢苦雨漲南山誰識歸舟客曾叨侍從
班

懷君範

青林密如織落日鳴蟬清颯爾動秋氣悠然懷友生
水流如有意雲去卻無情倚壁古琴在風來時自聲
夜寢輾轉起坐開窓感舊傷今遂成八絕効杜

八哀

孝慈自有天翁報清慎宜無世禍侵何事曳衰兄弟
死渠家見忤小人漢

右仲行

華國文章能手段慨時言論大心曾功存 宗社終

罹禍其奈邦家運氣凶 右致仲

士當為知己者死臣為主用其職爾同時人孰非忠

義公耳其心吾許子 右德雨

人無主見我專誠同開良朋許共貞園綺已成護儲

策曰嬰寧畏殺身刑 右啓元

文章風節冠朝紳力障狂瀾不顧身一死於君為細

事危時擔荷有誰人 右惠伯洪啓

死乃大關無怖色孽非自作不思逃文章藝術元餘

事末節何漸烈士高 右陽伯

詞章手可持文柄政事才堪坐廟堂衰世此人難復

得豈徒冤死足霑裳 右安世李器

高岑氣槩詩中見蘇石風情醉後呈知己幾人蓮巷

裏生安 宗國死猶榮 右叔睢

仁宗大王諱辰感吟

每當 聖主昇遐日緬想忠臣痛哭情 盛德嗚呼

今不忘當時億兆欲無生樹風庭露詩人感躍虎騰

麟石匠誠東土何時看至治千秋志士淚霑纓諱辰

翁每入山痛哭蘇齋有詩曰曉樹風聲切荒庭露滴
頻余曾瞻 孝陵石物或精工問之則曰荒庭露滴
山時諸石工泣曰吾王威德我輩賤類無以
為報敢不盡心殫技於此其精工蓋以此也

竹背子

絲穿細竹製衣清，體能禁暑汗生當。晝卧時還警
惰也同圓枕，睡頻驚。

贈李君恭甫世愿

每遇同舟返，言歸許馬遲。池荷憐并蒂，階竹喜交枝。
氣味秋蟬潔，形容老鶴奇。溪堂疎雨響，隱几見題詩。

東臺

江澗回巖腹，臺高出樹頭。信知為絕境，每到若初遊。
遠岸依依柳，長洲歷歷舟。醉中清嘯發，坐處半空浮。
將舟歸壘韻別君範

牧翁江上岸，漁子溪西頭。出處差殊路，往來常共遊。
春風牛背遠，清夜月中舟。少別猶怊悵，煙波極目浮。
既望月色甚佳，約隣社諸朋步出前溪，棹小舟
載簫，遂將出浦口，遂賦一律。

昨宵倚棹江亭前，今夕放舟沂岸邊。勝會賓傾隣社
至，清光月向早秋圓。篷玉露輕霑，幘出浦金波遠。
接天水上故人來，有約洞簫聲裏思悠然。

耐齋墓感吟

昔別溪亭後，詩樽不共遊。荒墳幾宿草，舊宅聞風流。
老淚云云濕，疎林颯颯秋。徘徊魂彷彿，隨我返驪洲。

洗心臺

臺是越龍門下等道邊處臺下又有洗心池

人去池臺繞石巒客來秋日坐松間清芬秀氣今猶在雲際龍門數壘山

李極美

最彥來宿翌日任擇夫金汝仲時筦洪

望汝益大俱會

七月秋光高樹含遙岑淡翠坐相叅溪翁向晚來聯席山客經宵為駐驂老境漸知浮世隘溪居難得好朋談離杯一舉前期潤楓嶽清霜萬葉酣將有楓嶽之行故末

利川館次疎齋韻

白露前宵降涼風木葉鳴行宮瞻御氣舊板仰賢名往者宗祊定何時朝野清悲歌撫短劔秋日倦遊情

次槎川韻奉陽智再從兄

百里絃歌化吾兄綽有為才由誠漸發威與惠相隨綠柘連千畝黃雲覆萬陂政成知不遠循吏必來師

次李士重沉投贈韻

己負臯夔業敢追箕穎風放情書史外結友牧漁中老病無兒子遊觀倚僕僮秋懷轉慘慄匹馬又關東次題元靈二老亭詩畫軸末

二老亭高遠勢平元靈盡裏見分明流雲似觸懸崖
起激浪疑撞老石鳴泛泛蘭舟當夕暝微微沙渚得
秋清不勞移杖層欄倚靜聽江風度檜聲

斷髮嶺

白首三登此嶺頭欲除疎髮惜還留平生耿耿君民
志衰晚浮遊未遽休

萬川橋

馬首穹窿見卧橋日斜林壑白龍高光連玉宙相輝
映影倒澄波共蕩搖累石工纔規半月飛虹勢昔薄
層霄空門不用悲成毀尚與山樓敵壯豪

舊有飛虹橋在山映

樓前勢極雄奇間因暴水圯毀今夏重造改名萬川而處所稍下規制亦遜前故第六云

榆岵山映樓次板上稗和韻

古寺秋容淨碧流夕陽山翠映高樓頻來僧面交新
舊久坐林霏遠散收薪火空門經百變滄桑浮世劇
千愁笑他滿壁題名客名上加題幾日留

次贈盧君休泰

孝恭為子弟忠信接鄉人然後方無愧衰衣與大紳
其二

聖賢千萬語無非義與仁躬厚而薄責不怨天尤人

鶴浦泛舟

雍容平正中臺勝錯落雄奇鶴浦優等是海山清絕境暖風晴日泛湖舟

中臺即侍中臺

金生必泰言君範昔年遊此時適無月得一聯日沙明疑有月海濶若無天仍曰古人以一句為文章名後世者往往有之吾得此聯不能足成置之無妨余曰君範哭乎曰何至於哭微笑而已曰古有黃元者登練光亭得一聯而不能足成慟哭下亭其聯傳之至今今君範笑而不哭則其聯之不及古人可知也余即反其意而步成曰沙邊元有月海外豈無天盖吾遊有月

故也仍問曰兩聯優劣如何曰原聯氣像固好而步聯氣像尤明快濶大余未知其評之果如何而早晚傳示君範未知以為如何也夜渡後與金生夏登沙峯月色益奇以和君範一聯足成一律

恍惚虛明裏飛來鶴背仙沙邊元有月海外豈無天遂入秋雲遠杯隨淥水傳故人詩警絕三復意冷然

遠一作香

宿青龍山隱寂庵曉發口號

松逕月同行石林鳥共宿朝來欲下山夏看雲生壁

示鐵原倅趙令虎臣

鐵府將軍氣像豪胡鷹隼馬獵秋郊客來携手遊何處笑指雲山寶蓋高

次贈朗慧上人

向晚肩輿萬木間禪房三宿出雲山多情更有寒溪水度聲穿林送客還

次槎川贈雲窩韻并寄

具進士文湜堂名皆雲窩

白雲時起不離山有士深藏松桂間堪笑遊人歸意處不看高士看山還

到農巖金丈昆季舊墟感吟

白雲流水舊時同破屋荒臺夕照中巨室盛衰關國運寒天獨立意無窮

歸路重過淵翁舊亭用前韻

虎驅居士出窮山天脫高人禍網間華洞纔移夫子筭玉樓旋促謫仙還

淵翁壬寅春下世不見其家慘禍故云

次趙和叔明鼎尋玉屏書院詠思庵文谷畫真之作

雅望當時有孰過巍然相葉黑頭多末音半夜承金殿遺怨千秋咽碧波詩見愛君心似血畫傳憂國鬢成皤請看俎豆同堂地淡炎水長山夏峨

己未元朝相肱墓壘前韻

汝墳紫蔓草吾髮白添頭淚自無聲落悲應不幾休
野田飛鶴下丘木語禽留生意春風裏精靈此共遊
再壘

汝弟今成長汝奴已冠頭元朝山下會萬事地中休
老樹鶻聲苦溪崖虎跡留千年寂寥卧生者暫來遊

平日所使童奴虎即昔
適到墓下故首句云

發酒泉之行路過州村範友宅悵吟

宿昔同遊地今朝獨過門春回江上閣人在嶺南藩
浴鴨雙雙泛暄禽款款言林風如有意時入客衣翻

秋淨上人楓嶽僧也再昨年夏余入楓嶽同遊

去年秋又入則淨也適出遊為之悵然今日相
遇於此謂方有戒心出遊未歸進一絕乞和甚
懇臨別次贈

不道空門有是非高僧底事蹈危機浮雲已向他山
去流水何曾故壑歸

朔寧途中

江堤芳草遠萋萋炎樹青青葉欲齊忽覺故山歸思
動杜鵑花落杜鵑啼

其二

連江道中
日午村婆戴篋筐一兒雙犬共嚙裳老牛卧畝田夫
坐粟飯花前粟飯香

禾積淵壘前遊時韻

幽詭稱三釜雄奇數此淵吾遊今再至晚契託羣仙
挺壑長松列臨流巨石連潛蛟莫輕動腰下有秋蓮

金浦郡村訪洪進士伯祥有微拈簡齋韻

一壑重重樹樹深精舍閒客來煙外逕人在畫中山
麥浪階花畔湖光野柳間悠然相忘久落日鳥飛還

甲津感古

江都往跡淚凝瞳人事無臧地利空一夜北軍飛渡

水百年東土化為戎 宗祊社稷腥塵裏義士忠臣
烈焰中擊劔甲津歌激烈氣橫空外作長虹

沈寢即永叔運熙自 英齋來訪洞友會者亦
十餘人漁得密魚以供永叔有詩却和

世路身如寄江臯跡已收百年雙蠟屐萬事一漁舟
淶水當杯瀉青山入座浮諸君不返我隨處有清遊
次或人

中庭雲日意俱遲木榻蒲茵射會時一士入門儀甚
整數詩聯紙語能奇漢光嶽色晴圍筆竹翠桐陰晚
泛危吟罷酒闌諸客散清軒獨對兩心知

墨

志學無成見事遲散材端合謝明時由來進退憂同切自笑行藏跡太奇處處尋山頗理屐悠悠對酒細傾危世人看此多嗔恚歲晚襟懷有孰知

喜雨成霖野田多被水災憂歎有吟

此心無日得安便悶旱憂霖每怒然即見高陵黃漲潦是曾焦畝赤生煙 聖君親舉耕田禮野老空懷擊壤年不寐中宵頻仰屋東民痼瘼幾時痊

槎川墨庵

李九晚
潔夫號

兩詞老合席拈韻各賦三篇

語及不佞多有不敢當者聯寫一幅投來索和

遂步韻還寄

雨後青山絕點埃小舟閒倚野溪隈釣魚已作江湖侶慚愧諸公望我來

射會次金穉明韻

穉明新喜射鞍馬又來東箭破三庚雨帷翻一麓風體直知心正弦鳴見膽雄笑索村醪飲詩成坐席中訪洪季友益三於 寧齋歸路與諸君乘船至

楊花渡移上釣艇月白風清興趣悠然墨前韻已負夔臯業虛生鰈域東溪山元浪跡松竹自清風學豈身心得文無氣力雄孤舟明月在終老釣漁中

既望夜與諸益泛舟呼韻各賦

滿座前年客塞蓬昨夜舟雲霞微弄月風露爽橫秋
鱠切銀絲細杯添綠水流清歡不須極來歲又茲遊
一源潔夫次余詩寄來推重太過有不敢當用

韻答之

休退初非志占便白頭牢落意茫然新霑恩渥淡
如海舊業詩書散若煙弄翰鸞弧銷永日登山臨水
送殘年槎翁墨老吾知己發藥誰教此病痊

次一源韻奉沈而天

聖希。并小序

昔俞濬溪以成廟朝名臣乞郡為居昌守

未幾得哦詩不輟之考而居下其時人稱按
使之至公亦不以此貶濬溪之高今而天為
關東伯以觴政不節置洪川守安國賓於下
考其貶目頗近於濬溪所得而吾黨君子往
往病國賓之踈脫短而天之迫切李一源至
以詩規而天曰朝來咄咄不能停篤厚風流
憶漢廷多事吾家嶺東伯何嫌人醉泛波亭
其事相近而譽毀不同豈古今時世異耶抑
人有不及而然耶遂次一源韻奉而天兼示
國賓一源使各省勉焉

哦詩不輟飲不停 成廟名臣又 明廷按使公評
雖下下使君高致自亭亭

次君範請由還鄉時舟中之作

浩浩長江水遲遲短棹行 清秋辭鳳郭落景指驪城
歲歎憂民意詩成戀 主情相逢逢底話時事更心
驚

到君範宅拈韻

牧谷先生返故林黃驪江上已秋深 自知供世無長
策且喜登山愜素心魚苗雲霞籠壁翠鳳臺楓菊映
松陰行看月色清空滿野友溪翁並馬尋

示李君九成

之子海中秀遠來秋已涼 真同魚徙北復作鴈隨陽
丹桂花新發青雲路更長南珍稱橘柚每歲貢 君

王

李新登島科科題
是橘柚錫貢故云

範友來宿說其亭字詩卻次

岩堯飛鳥檻瀟灑退漁亭出處同心素逢迎輒眼青
園通雲靄氣逕接菊梅馨聯枕日高起夜來雪滿庭

飛鳥範之軒名
與吾居相隣

東臺觀獵

寒雲乍捲日輪紅雪苗冰江慘淡中醉向東臺高處

退溪遺稿 卷四
坐笑看蒼隼擊華蟲

遊隱庵日聖章與我詩即用放翁己未冬韻也
詩曰樂處須觀志如君出凡曹撰竒無遠近佐
酒雜腥臊遐遁今時少風塵此着高功名亦何
物適意是英豪其獎語近戲非拙劣所敢當而
詩格豪宕想見其人重披諷詠之餘更步其韻

寄聖章

我愛南川守自非流俗曹恢疎絕畦畛清瘦洗脂腴
好友樽前滿寒山屐底高重看贈余作道宕亦詩豪
聖章歸後墨隱庵所拈韻寄來卻和

積雪千峯繞寺門使君携客訪靈源剡溪來去渾閒
興南嶽登臨可比論酒動官樽兼野勺絃鳴石室作
琴軒歡淡四座同無寐吾醉三更亦永言

右隱庵

名家篤出聘賢門忠義文章儘有源向友誠淡澆俗
愧憂時意切古人論千年地下難消血萬事城東易
主軒天地無情世無識空山靜夜與君言

啓元是聖章妹婿城

右悼啓元

裏舊宅今爲他有故云
山接松楸家對門數村墟共一溪源真追程子同岡
法可並張公九世論情話每團傳酒席好詩成軸詠

梅軒他鄉窮獨何為者重感南川太守言

右贈品谷諸友

雪中分手出柴門纔到寒溪不辨源遊境依條何處
是別懷悵悵與誰論東岡草草披簑騎南岸遲遲擁
蓋軒回想前宵如一夢佛燈山月照清言

右歸路遇雪

鶴來一旬矣余行還自楸下則其間已半馴朝
夕戲翫殊慰窮獨所欠青白二鶴俱不成雙聖
章次余謝送鶴詩寄來又依韻還奉仍請平惠
窮獨有鶴子新歸立候扉清音當問事緩步似牽衣

投飯已能受開籠自忘飛何時成兩影溪路月中歸

李大諫元亮輓 并小序

昔在丁巳冬與元亮邂逅於泛波亭上飲酒
賦詩一場跌宕其後不相見久矣去冬遽聞
客歿於西州任所不覺怛然失聲重發舊詩
為之一涕遂用其韻叙此悲臆

天佑 聖心啓人言賢路開此時題輓去何處得君
來西館孤魂復東岡旅櫬迴清詩更進淚曾共泛亭
杯

與安國賓遊藥水巖

漢落洪溪守僑居橫嶽東罷官無業藉得酒與人同
道妙騎牛訣文高搏虎風相逢話今古經史滿曾中

龍門寺壘前韻

寤寐龍門側頻繁馬首東人生衰壯異山色古今同
老大千年樹清和四月風明朝迦葉頂身入白雲中
洪君敬夫禹教來訪贈余以詩獎與之盛多有
不敢當者遂步韻謝之

王在靈臺翫躍魚彈冠幾處起樵漁隣朋盡室歸京
漢老子幽居獨看書

其二

江湖感戴 聖明君異數華袞古罕聞他日報酬如
有地北山吾不愧移文

獨坐

愛 君同愛父憂國似憂家微悃惟橫草衰顏已落
花竹風吹午枕江月照晴沙強欲出山去無如幽興

何

起句即向日
建中大臣
獎余之言虛譽可愧故云

急雨

急雨時鳴樹驚風暮撼樓遙瞻天際日獨立水中洲
咄咄書空字悠悠命駕遊無人知此意橫渡有孤舟
射候次敬夫

進德通和 卷四
年來我好射暇日輒成會今得敬夫詩嫉惡語由內
勸我於候上畫檜而射檜既不射其人射影亦一快
而我之好射不過欲警憚况今檜也多欲盡不能盡
不如空射之使我病心解

末伏日會李景淳普祥宅用樓字

吾子多風義賓朋又炭樓酒材取松澗詩韻用黎洲
數見常輕別相期每共遊秋江明月滿移輿駕扁舟
權景賀補授詩兼約楓嶽之遊回簡和寄

幽齋病起試遊瞳八月霖炎覺已空江漢以東新有
歲戊申之後久無戎文明治飾 朝廷上清肅氣生

天地中吾輩得閒惟勝翫楓崖萬瀑掛銀虹

次韻觀水樓八詠樓展甫

非煙非霧起崇丘映日和雲處處浮為是 五陵佳
氣在朝朝瞻望倚江樓 右珠丘佳氣

石室崔嵬聳半空東方百世亦清風由來立懦廉頑
節咫尺江樓爽氣中 右石室清風

輝輝落照遠橫津畫出層崖竒且神林鳥城鴉歸欲
盡危樓更望西方人 右廣津落照

漢水連空一色秋古人不見月橫洲漁翁獨帶清輝
去靜夜明沙繫小舟 右三洲朗月

多少懸帆巖下洲西風吹過水樓前主翁不是無心者底事虛橫野渡船

右巖洲暮帆世濟

微微遠唱雜風湍箇箇踈燈點水寒知有白魚來入

右王灘夜漁親孝

飯漁人半夜集王灘

右丹山驟雨物潤

急風吹掩水邊關飛雨森森自遠山一陣已霑千畝

遍頽史霽色映雲鬢

右南城霽雪民憂

瓊樓粉堞忽天成突兀晴空百丈城政念苦寒多白屋朝來雙鬢雪俱明

吟寄求和

月夜有懷聖章倚其皮枕檢其贈詩一慰一悵

獨夜懷親友高空掃薄陰孤生百感在一別九秋淡支枕依依夢看詩脉脉心此時江月上松際已三尋

一鶴

一鶴野禽裏秋天白雪毛同遊見其潔獨舉見其高

前宵雷電又係變異今日江行日未落而聽鶴

鳴可恠率成一律

沙寒水黑蟄魚龍野濶陂空叫鴈鴻比歲饑荒偏域

內前宵震燁又江東淒淒古木鴉呼雨颯颯陰崖虎

嘯風病客孤舟成獨坐數村殘杵夕煙中

次昌黎燈花詩

歲暮幽齋內燈花一盞中夜塘涵月白秋水泛蓮紅
點綴含珠鳳參差吐穗蟲閣梅同放藥雪裏伴衰翁
訪範友于州村恭甫在座間有一婆自花城來
者善謳招使侑酒遂命彈琴奏歌頗可聽翌朝
幼文李奎鎮追到聯句記事

相逢不語促琴彈太白靜聽峨洋動指端小閣春生梅
藥燦恭甫明燈夜永酒杯寬樑塵暗墮清歌席君山果
兼登細菜盤歲暮江湖聊取樂幼文浮生此會亦云難

太白

和君範與恭甫用聯句韻見寄之什

病起新年冠自彈故人何日返朝端乾坤開闢威儀
整日月光華政令寬 恩綉疲岷皆鼓舞仁聲隱者
孰旋盤江湖非樂吾將仕誰道人間行路難

李極美寄詩報以近當借騎來訪喜次

象老詩來日漁村酒熟時高吟月皎皎細酌夜遲遲
恰有青春意渾忘白首悲柴門馬嘶處煙柳綠如絲
忠烈祠拜林將軍遺像

婦貌雖形容英眸難恰似何況靈臺中尊周之大義
安國賓宅夜呼韻與國賓及其諸子同賦

故人遺世事散髮卧朝昏末宦輕山縣幽居喜水村

有兒傳翰墨看客具杯樽明月亦多意溪宵照晤言

還家

沂川二月水平沙山甕新開不用賒款款啼禽如有
喜庭梅欲發我還家

牧友舟訪誦其來時作却次

雲鶴不隨野鷺喧有時飛下戀其羣沙邊飲啄休輕
叫或恐清音弋者聞乾作比余於鶴
故反而比之

聞雉城李持平載亨計

簞瓢不改樂富貴如浮雲獨恨旋招日嘉言阻 聖
君

次李中甫嵩鎮見寄作

無事李中甫不妨長醉昏罷官歸澗野得句寄漁村
枕藉書千卷平生酒一樽狂歌時自放肯與俗人言
寒碧樓次板上冲庵韻

冲老詩高揭溪山萬古幽清風灑絕炭健筆壓層樓
大澤蛟龍氣流年蟋蟀秋浮生有感慨獨立俯寒洲
其二

海左生夫子山中有此樓道將一身否詩與大名流
世路何時好林泉在處幽千秋志士恨江水共悠悠
隱寂庵呼韻

通雅遺稿 卷四
走魚山赤盡霜楓隱寂庵高近碧空九日清樽醒醉
裏十年幽逕去來中壇邊水石仙源接峯頂雲霞帝
座通夜久月沉羣籟息卧聽禪梵匝松風

澁湖吟奉觀水樓主人

水舍布衾薄村厨麥飯涼毋論揔百揆自足首羣陽
身守東岡固心懸北極長至誠無不動上有 聖明

王

還過澁湖壘前韻

聖心新覺悟世界欲清涼縱道順勝逆終然陰混陽
孤舟橫渡晚尺霧障天長野老還流涕何緣入告

王

次君範松坡失期追寄之作

青雲冠蓋滿都城誰遣漁翁駐去程極目煙波人不
見傷舟津柳獨多情

送春日登清楓溪之太古亭會者八人但恨一
源有約未赴席上拈韻率成

壬戌送春日楓溪太古亭高山長自在流水豈曾停
花落林禽語簫鳴野客聽故人期不至斜日更凭欄
一源用亭字見寄卻次

白髮槎川子青春嶽下亭杯樽幾年潤鞍馬暫時停

通志遺稿 卷四
古貌疑初見詩談不盡聽楓溪畱後約紅葉映山橋

雨後即事

北里東隣刈麥歸西疇南畝插秧時老夫獨坐無餘事閒課兒童剪樹枝

戊午秋李君範按嶺南時投其永川朝陽閣詩余既和之後三年庚申尹季章鳳五守是郡惜此閣頽廢修而新之名其門曰覽德書來求扁字余樂聞而書副又成一絕並前作錄往要揭君範詩板之左蓋恨不獲登覽竊願載名其間云耳

鳳去臨臯問幾秋朝陽名在但虛樓使君自是丹山羽雕飾朱欄映綠洲

壬戌七月十五日到臨津李兄君美瑜父子與簫客從馬夕後與諸君為泛舟遊以明日陰晴難卜故也月色如畫江光接天呼韻各賦

壬戌之秋七月時泛舟三五月如期昔人已去吾儕在此地由來赤壁奇遊賞今宵宜盡興陰晴明日也難知煙波極目連天濶欲舉匏樽有所思

次李進士存吾在韻

好是良宵遊興淡奚論廣岸與坡岑江山風月終天

地壬戌光陰等古今吾取地名元好事子誇年甲亦
多心人生夢幻神仙安都付樽前一醉吟

吾遊尋春
壁李年同

蘇仙故
頸聯云

哀所騎馬斃

憐渠馴健可乘駝十五年前自濟南關嶺拖鞭臨巨
海白山停轡俯溪潭貧家莖豆腹難飽長路驅馳力
不堪老子支離還覺苦半生騎鬣已埋三

自林里復路次晦材曠章韻

天地無私意神明有赫臨如何九原下冤恨廿年淡
絕海餘殘命窮鄉祗苦心去畱難盡意寒日動悲吟

登拱北樓次板上韻

袞袞時憂欲白頭遲遲行邁自南州寒天馬繫岸邊
柳落日人凭城上樓將子慈鴉歸野樹忘機白鳥泛
江流迥然一笑新詩就歲暮猶堪慰倦遊

時余得兒
還鄉故第

云五

領新得兒還家用丙辰南遊還家韻志感

無兒固傷悲有兒亦傷悲老親在堂日常悲兒無兒
無騎歎壘前哀馬斃韻

老夫無力出無驂向者東西又北南駿馬不來空死
骨真龍閃跡只寒潭詩書教子坐還可杖屨尋朋行

亦堪但恐煙塵疆內動手持雄劍發歎三

次牧谷子和丹丘守十月望鳳亭分韻之作

今年秋七月既望老夫手弄赤壁月赤壁清江似黃
州連夜扁舟任飄突豪情壁勢兩爭高醉興江波共
不竭更闌枕藉舟中睡不覺江天已明發後遊曾期
牧谷子黃驪亦名山水窟不意同病不同遊誰道吾
儕有仙骨空教老婦藏斗酒愁見明月上林樾丹丘
太守牧谷弟是日公事擺卒卒三年修鍊服丹砂一
夜歡娛生黑髮佳人前導愛子後鳳棲亭上歌聲滑
江流有聲月輪高木葉凋霜山影光樽前分韻賦長

篇朗吟驚起危巢鵲郵筒傳來牧谷和鏗如鐘撞應
鼓伐而我名區宿債重久逋那辭百杯罰江湖一疾
逼窮陰幾歎山川苦難越神仙物外期晚晚歲月人
間去飄忽佳辰又負歡會團獨夜那堪愁坐兀舟遊
不必用秋冬白月清風長不沒雙潭春水泛汗漫十
洲笙鶴來恍惚牧翁晚節欲懸車漁老中年已還笏
相携亦有好詩伴勝遊何曾一事闕風流使君笑迎
處二樂樓頭山雨歇翩然振衣千仞岡俯視塵寰足
壑兒蠖

望北亭次姪孫相定投示韻

正源遺和 卷四
人間要路已難思戀 主誠存視扁楮是處三年曾
望北今來十日更憑危風波漢水何嘗定舟楫斜陽
杳所之一紙傳時開老眼吾家小子亦能詩

清心樓遣悶

江湖觸目恁憂端是處登臨乍鮮顏
視檻澄明千里水當簷嫩綠幾重山
炎天赤日簾旌外亭午清風几
席間安得手翻波萬頃灑沾枯
畝桔槔閒

贈新昌守郭載雄鎮緯

前歲哭吾姪歸途訪子衙
重逢惟涕淚陳迹有山河
東閣清樽酒西風黃菊華
明朝相別後何處更相過

謝恩副使柳陽輝復明書狀俞大哉字基各送

綫求別語率爾寫贖

悠悠萬古一丘塵富貴消沉凡幾人
君去試看清聖

廟首陽山色碧千春

右副使

悲歌慷慨語成陳行李平安祝不新
但願吾君持晚

節歸裝如洗鴨江濱

右書狀

悼閔掌令士衛翼洙

時事堪流涕如何子又亾傳家有詩禮
閱世幾滄桑
爽論長河決高標美玉藏從今好義理
誰與更商量

哀洪盛仲并小序

冬初余歸自湖西易安子之訃書已畱案矣
設位一慟仍思昨年聞椽亭子之訃與子會
哭於近汀而同有悼亡之作今又哭子里開
之知音盡矣獨余白首巋然當作何懷聞葬
期在近而病不能臨壙遂步昨年韻遣致靈
筵以替薤歌子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
痛矣痛矣

前春溪上百花香與子長號二椽堂此日獨悲風雪
裏異時誰復悼吾亡

丹守以詩招隱蓋悶余孤寄欲還驪上也答之

移寓酒
泉時

旅泊那無屋登臨况有樓始焉為歲計終欲忘吾州
水接仙巖近山連桃片浮煩君莫招隱遲我飲清流

余之此來蓋為飲泉治疾
三年畱住計故未句云

自橫亭即船上
彩閣

不作濟川用徒為遊客供春天愁倚檻風水暮重重
夜間兒子讀書有感

昏眸白髮厭燈明病枕無眠夜幾更萬卷腹中平日
願卧聽兒子讀書聲

將向邀仙巖路上家奴跌碎酒壺

通雅遺稿 卷四
病餘倍惜春將盡興發渾忘歲大無造物似嫌遊事
侈小奴顛碎酒泉壺

李熙卿哀章

身退名高人仰止學成行立世推之 聖時歸化君
何憾只爲儒林世道悲

次蔡君景洪希範錦城壇韻

溪上愁雲覆古壇空山鶻哭數聲殘遊魂定在清冷
浦門閉遺墟夜月寒

聖考諱辰年年有雨今日則久雨新晴於昭在上
益用感歎用前日 諱辰韻

早則甘霖霖則霽 淡仁等是念民艱嗚呼今日知
何日白首孤臣淚自潛

醉石鄭聖瑞羲河吾黨所倚重者也余與晚交
世分既篤情好亦淡今遽傾逝世運之厄豈但
私慟病阻奔哭遂成一絕送置靈筵少洩余悲
陶翁醉老學俱優衰世高標冠士流並奪同時天底
意斯文一脉恐長休

酒泉舊居次唐韻

炎中秋晚野芳稀江上霜高木葉飛最愛手栽庭畔
菊笑迎林下主人歸

春川道中偶吟用梅月堂韻

久欲休吟詠終難吟詠休出門見山色下馬聽江流
炭裏亭臺敞溪邊花鳥幽此時無好句何以答清遊
次說澤用清陰高山驛鐵嶺兩絕韻

溪上青林林下屋高山驛在鐵嶺隅古人不見磨天
外到此已言風土殊

白頭衰涕又登危尚憶離親去國悲兒輩欲知吾謫
處天涯極北亂雲垂

途中呼韻

千里尋眞興飄飄入碧空山明一雨後路過百花中

駐馬間流水披襟受晚風金剛雲外聳詩句欲爭雄

自摩訶行送少輩向毘盧峯獨踰鴈門帖

五宿摩訶行歸途首每回他時紅葉裏佩酒可重來

石林幽居次姪孫相翊題壁韻

勝地無常主由來居者閒吾知汝曾內自有一江山

奉和內兄韻

旅舍兄飢日炎天弟病時清風向夕至疎雨立秋期
鵲睡青林靜蟬鳴白日遲悠悠置不問無事弄孫兒
慶安驛西見汝五台入地感吟

風露淒淒星隕空五更臨壙白頭翁遠來一哭非私

運海通和 卷四
慟此世何由得此公

訪虞令于東營口號

客到轅門不道名閭人急報野人行元戎手拂長髯
笑滿座春生細柳營

壘

老夫於世已無名山水中間自在行謾與詩篇亦多
事年來漸不費經營

野鶴

野鶴如雲鶴近之麤醜見君看那渾賢畢竟露真面
扶江李君定甫文祥新齋其從兄儀韶鳳祥亦

至用唐韻

新齋小筭水之濱花樹重回舊日春倘起爾爺同唱
和故都興廢不悲人

承

別諭進住東郊次兒輩韻

淡宮 虛席日荒野 降綸辰豈忘君臣義曾無學
業新 王家多吉士漁社一間人三疏仍辭退江湖
淨不塵

住郊一旬不得入見畱疏將歸曾中若有慨然
不豫者適簫客李德萬來見携到望北亭使吹
一曲又一慨然用陽明妙高臺韻寫懷

堯舜君民早唾拳白頭難得一瞻
天隨來簫客聲
如怨望北亭高夜不眠

夜卧不寐疊賦

曾無大錫與麤拳廉節粗思保我天
反省此心還可笑徑歸何事不能眠

江陵閔進士載文書求詠芝窩題詠賦寄一絕

放浪江湖三十春瞻天有路卻逡巡
歸來怵惕心如病遠愧商山高卧人

商山即其所居山名

舟還上游次尹梓韻

遲迴一棹倚滄波回望終南霽色和
縱有微誠天不

照也知臣罪積來多

疊

梧翁昔日釣清波屏處危時氣象和
仰德名村知不偶祇今喬木夕陽多

韓奉事謙甫光朝輓

宦途躡蹻一科難詩酒風流兩鬢斑
旅櫬扶歸孤子哭故鄉無宅但青山

次原牧李近甫光運舟中見思作

扁舟無補聖明朝三十年前舊憲僚
白首不知君父面黃金豈稱野人腰
駑才不足追騏驥俚唱何

能答進韶惟有一心繫京闕送君西上更增怙

讀疑軒伯鸚鵡稿有壬寅南竄時懷余北謫一絕

詩曰土門江水日東流萬里孤囚對白頭當日

封章拚一死茂山何異漢南樓令人吟諷感涕

遂步韻

南荒北塞昔同流君已黃泉我白頭死者何悲生益

苦幽吟歲暮倚江樓

愛蓮亭感吟用板韻

瀟灑官亭昔賞蓮茲州賴有使君賢十年人事還堪

涕四月池光尚可憐落筆淋漓詩入板浮波歛灑酒

盈船今來行樂無尋處惟見隨風柳絮顛曾於庚申

其時故友宋聖章為地主遊事甚樂與余俱有詩手寫入板尚在壁上令人一涕

水原東軒次板上韻是州即祖

先朝才雋盛儔朋吾祖茲州任股肱遇事自能別盤

錯為治曾不局規繩威鋤吏惡如除草仁雪民冤似

釋冰在抱兒孫今已老桐鄉此日感懷增

宋聖欽堯輔輓

古來榮祿世爭憐老得臆官孰脫然看子箕城投綬

去高風真不忝名賢

至月二十日大雪後又大雷雨即開霽

通鑑遺稿 卷四
雪後翻盆雨雨中掀地雷雲空俄霽色星漢正昭回
天變何曾盡人爲有召來惟祈我 聖主深拱檢靈
臺

除夕用蜀州韻

除夕曾多墓下眠晨興霜露氣淒然如今衰病江邊
卧香火空山又一年

到甓寺直登東臺

寺畔高臺面勢團瓊林琪樹滿江寒山僧莫掃階前
雪畱待今宵月上看

夕飯叅齋僧數十人吾年最老

齋飯禪房一席團老夫叅坐磬聲寒大監俗號非吾
願爾輩從今首座看

槎川李一源輓

莫道文章一小技槎翁名字滿吾東百年身世詩中
老二品官銜度外崇

舟下廣津

輕舟晚下廣陵津霧罷終南氣色新堯舜君民虛宿
志狂歌一曲太平春

清心樓用牧隱韻奉李俠衡萬

青青野麥際天端喜動男聲與女顏何處老翁繫舟

楫新來賢守管江山千家綠樹軒楹外四月清風几
席間政著愛民民不捨休言田里賦歸閒

李請寫淵明歸去賦

夕到甓寺諸君俱會可喜壘前韻

徑轉遙瞻老檜端亭亭白塔倚孱顏高臺擬償清宵
月快閣先看薄暮山賓友盡傾水南北磬鐘時響寺
中間浮遊方外皆 君賜一任漁舟來去閒

陰竹宰李元靈用端字投寄卻和

滿紙雲煙落筆端幾家屏壁為生顏為人自有神仙
骨隨我曾遊太白山清靜宜居民吏上溫良難得士

流間採薇一幅要君手此意須知非等閒

要元靈畫西山圖故

陰竹宰期不至

當軒綠竹欲成林近戶青蕉已展心溪上待人期不
至夕陽高樹一蟬吟

又次陰竹宰

何曾一事掛心端雲去鳥來揔好顏經世無才惟閉
戶瞻 天有路遽還山生涯不出三農外浪跡將收
一壑間為向雪城使君問使君何似此翁閒
射候罷出見秋耕歸看家中婦女春租

運道遺和 卷四
時平歛畝老無功才拙經綸但事農日暮石田看播
麥歸聽山婦夜溪舂

枕戈亭

中州胡羯尚紛紛老將橫戈氣吐雲烈士何關身後
事三忠北塞死無墳

送說兒龍門遊觀之行

龍嶽看楓我後時憐渠逸興往如期山僧相見如相
問來歲花開去賦詩

東臺歸路煮花笠巖樂村子李幼文以小艇領
季弟及兩郎追至

鳥語煙林鷺起沙故人知自水西家纔看小艇回孤
棹已見輕輿度百花

卽事

耆所新來燈節米又兼藥債青銅緡不爲遊樂更何
用好是綠陰芳草辰

聞家人織聲喜賦

朝來觀稼野中行歸聽閨房有織聲我欲以茲遺我
後不須塵世慕浮榮

舟上清樓悶旱用牧隱韻

今茲之旱緣何端我欲問天時舉顏安得手傾銀漢

水不堪憂並終南山勤勞 聖主春秋晏奔走諸公
夙夜間遊食遊衣知有愧江湖三紀飽清閒

疊

羣賢濟濟滿朝端胡使民憂上 聖顏幾度郊壇趨
袞冕八方牲幣走河山精誠可格神明際哀痛頗形
教令間畎畝微臣亦有罪但瞻雲漢賦詩閒

喜雨連日又疊前韻

萋萋野色碧無端非復焦枯昨日顏浹洽夜來千里
雨微茫天際幾重山民憂已釋 龍樓上邦慶應揚
鷺列間門外水田謀去草老夫身世未全閒

牧友用前韻略述近日悚懼之情殊得詩人溫
厚之意遂感而次之

古人紳笏立朝端百僚肅然為整顏獨恨吾君遽作
相未令邦國重如山忠看北 闕鞫儒日公著西藩

考績間自謂經綸非我事江湖欲保暮年間

儒也以判金吾疏諫見罷為西伯時貶
下當子私親不治之吏故五六云

喜晴又疊

田家一雨洗憂端色色新晴揔好顏樹杪浮來還白
日天邊簇立幾青山農人笑語平蕪裏舟子行歌浩
淼間甘澤雖遲豐可驗老夫高卧小堂閒

和牧窩昆仲憂慨時事之作

羽衛 行宮雷雨繁回 鑿是日恐侵昏江湖白首

危 明主負罪曾無進一言

壘

明庭議謚節文繁曉入諸公退逼昏獨有元臣招不

起倘非緣病或難言聖上以私親加謚會諸臣庭議

怒特命付處旋因承旨李之德匡救反汗仍加之

億一資以其月廿七日親行告由祭于新宮是夕

雷雨非常云

事關追報豈嫌繁 聖德曾無大義昏可惜老臣憂

壘前韻奉救友

愛切不趨 君召又無言今番加謚事雖未知為第

聖德為大臣者必欲引君當道則正言匡救不然則

承召議謚空無不可而不彼不此無端違一召近

於占便空前詩語有含糊未暢故

有此追作未知高見以為如何

癸酉七月二十七日牧窩樂村蟾村閱遇三君

子與士景鎮星叔平金坦順之閱百簡材自州

岸同舟而來先是余與三君子議欲遵宋時洛

陽耆英會故事為驪江耆會故也先會敝廬者

亦依耆英第一會會于富韓公宅前例也其設

座進案行酒俱以年次其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亦用耆會前例而午饌亦不過五味以耆會前

例器數太繁故減去六分之五也金汝仲申匡
仲珙金哲行李宜敬金致大諸君亦來在座竟
日盡歡而罷有詩二十餘首余用富韓公古絕
兩韻牧窩用文潞公律絕兩韻蟾村用溫公律
韻序文則屬蟾村亦依耆會溫公作序之例也
吾鄉古黃驪上游最勝地山水極秀麗人士所都會
然求年齒尊其人亦稀貴下不出梨湖上不過覽寺
其間得四人書名以齒次昔有耆英會今為吾輩事
吾輩契好淡半生同遊藝余年適七十耆司霑君
惠何處可成會水濱與山底何物可助歡蔬果間酒

醴會從今日始循環期無止年齒讓一老德行推三
子圖像有前例詩序非徒爾堪與洛陽會并傳千百
祀

高梧嘒嘒蟬聲滿小閣翩翩燕舞雙此會年齡吾稍
長三君德行世皆降

二十八日早朝四老同舟將向老牧宅舟中用
溫公韻聯句

溫然四座欲生春艇蓬底披襟樂夏真疎雨送涼還
自適老扁舟買醉豈云貧滄波沿汴消長日樂談笑
聯翩會眾賓梨浦餘歡成次第村風光隨處好留人

用溫公韻

諸老團圍一座春相看氣味摠清真歡遊未肯辭衰
疾薄具何曾道窶貧白髮蒼顏誰是主青山綠水互
為賓營堂未敢畱形可詩序同傳示後人

蟾村會對案余落齒牧谷戲以褻語主人獻規
牧谷謝失微失亦規規即推謝儘是美事不可

無記遂用雙字

初筵秩秩終筵爾侍立擎杯童子雙諸客整襟無雜
語蟾翁規失牧翁降

又和蟾樂投示次文潞公排律之作

蟾樂先生曾罕出同鄉不見七年春一朝忽起閨中
秀幾處來為席上珍水濶江湖憑棹迴泥融野路跨
牛頭閒居久悟流通理勝集多延老大賓危坐不歌
如對塑警言時發足書紳何徒責我耆英會所樂能
推以及人喜蟾樂能靜而動與人同樂而作余常病
其過於守靜戲以閨中處子故第三云

壁寺耆會以賞心樂事分韻余得賞字

高眠丈室中飽飯禪樓上好月東臺明五夏吾且賞
心樂事三韻次老牧樂村蟾村

江水悠悠去層臺俯碧潯洗空憂世意流送戀君

昨夜已昏飲今朝更細酌東臺初日明雷坐看魚樂
白髮四老人江湖清滿地但願世昇平餘年無一事
翌日臨罷次蟾樂用心字韻

籃輿下沙岸藜杖倚松陰政注相望眼那堪欲別心
暮雲看漸遠流水意俱淡且愛波間鳥雙雙泛復沉

次贈金正履萬

拙宦軍資正青袍映皓鬚居鄉如處士卜宅近名湖
濟死惟囊藥吟詩獨據梧 天書時一召騎馬取京
途

牛灣族孫敏材簡材兩君冠其兩子蟾樂翁為
賓余領兒子往赴簡君賦詩記事蟾翁有和余
亦和之

階上兩冠者湖邊十月辰吾家自有禮令舅來為賓
並立容儀整交修德行新窮鄉傳美話此事罕朝紳

牛灣歸路舟下州村

歸棹乘流過幾村村煙野樹正黃昏不愁十里江行
遠明月隨人夜到門

再疊

牛灣歸路下州村水冷風高暮色昏船上背看神勒

寺依依如過故人門

三疊

淡月疎星兩岸村西風吹散薄雲昏高歌一曲詩三首已泊輕舟柳下門

癸酉除夜用蜀州韻

身外浮榮等一眠 恩資今日又胡然江湖白首揮

雙涕忍憶 先朝侍從年微 恩微 先朝侍從諸臣微

各加一資賤臣亦在其中故云

甲戌二月二十九日又成耆會于梨湖敏材隨至槐山守李景淳亦會共用富公古絕韻

丈夫有能事致身經濟地利澤及於人明良相際會而余獨何為永謝軒冕貴半世浮遊跡山亭與水寺彼固有命焉我寧為其次人生所可樂莫大乎無事江湖漁釣業畝畝黍稷藝陽春始布澤夏見乾坤惠東風鮮冰雪江水淡無底仙侶來繫舟林齋又置醴風流槐州守五馬亦戾止長嘯復浩歌自謂天放子擾擾塵世間回視一莞爾箕山與潁水高風吹萬祀又成耆會沂川上春日冠童凡幾雙自古江山稱第一一州諸勝下風降

李同福深哀章

小岳樓主翁去秋奄忽訃書及輓幅今夏始
至顧念舊遊曷勝愴怛老廢人事無由往哭
追輓非古還其紙本亦不忍無一言遂用昔
年和老杜岳陽樓詩題小岳樓韻以哀之

不見吾君久凶音忽野樓世間詩老盡湖上此生浮
春日岳陽榭秋宵赤壁舟瑤琴絃已斷空憶舊風流

將遊龍門山渡江口號

花外小車數騎陪清江一棹興悠哉餘生此世無他
願歲歲龍門一往回

尹景平哀章

分我湖邊宅知君世外心風埃雖咫尺雲月即曾襟
身計僧俱淡時憂水共淡云以違一哭城市歛棺衾

韓大叔億增哀章

牧友有書至為言韓令公平生惟一面痛惜自中腸
律已知心苦懲奸見志剛好人日彫謝先哭景平喪
徐汝思宗及譴補湖西水閘投示遣懷四律其一
屬余步韻卻寄

知君快若脫籠樊安得高懷相與論世上簪纓雖未
謝眼前湖海已平吞衰年氣卻增豪爽春日詩來警
惰昏差喜姓名書在壁一堂如接笑語溫

余昔屢登
永保亭有

詩揭壁故
第七云

李懷仁 炫 輓

六載懷仁縣銅碑百世忠 明廷少公道溪巷任長
飢末路交仍息窮途志不移昔年惟一面遺範見賢
兒

贈別洪君叔圖 得河

閤裏寒梅魂欲還擬携諸子醉花間花猶未發君今
遠獨掩溪齋雪滿山

除夜數子來會用高蜀州韻

百歲忽忽等一眠何須惜老意愀然只祈朝野長無

事且養丘中草木年

壘

時憂耿耿不能眠追念 先朝更泣然負罪賤臣言
不可微軀何敢惜餘年

到韓成汝玉宅

茅屋開門待我行炎中春盡罷畚耨耕青牟田畔老
睡芳草溪邊童子迎

自慨

半生憂世幾回腸偶竊科名分豈當若使活民才術
在終身何苦守村庄

數日連以小艇沿河前江頗覺疏暢適叔圖來
同舟呼韻賦詩

小舟沿溯不嫌頻出浦波光滿眼新此事江湖惟取
適又看登釣有銀鱗

又登釣舟釣伴數人同登用前韻寫興

門前湖水泛舟頗釣伴爭來釣具新今日始酬漁子
號笑看絲抄上織鱗

雨後又泛舟疊前韻

聞說 明廷討罪頗太平光景一時新江湖漁釣真
吾分乘運羣才競躍鱗

再疊

入浦輕舟上下頻村容水面雨餘新江魚不用青錢
買細柳斜穿三兩鱗

對元靈用孟襄陽韻

露滴槐陰爽風回麥壠清宿雲歸野岫初日上江城
稼穡知豐熟昇平賴 聖明時憂莫浪說老子欲忘
情

與敏材金叔平子靜亮行諸君小會清樓仍以
小艇乘漲而下亦一快事次樓上牧隱韻

人憑百尺高樓端六月江風爽滿顏自古浮空欄下

水新晴如畫岸邊山蒼茫眼界驪楊際浩蕩詩情圃
牧間歸棹悠然乘漲下一生難得此清閒

退漁堂遺稿卷之四

退漁堂遺稿卷之五目錄

疏

代再從兄鎮望辨李世德搆誣書

辭說書兼論科事辨權世恆疏誣書

移拜注書辨韓社搆誣書

辨趙命禎搆誣書

論王世子不當為端懿嬪行練書

論端懿嬪練事再書

退漁堂遺稿卷之五目錄

退漁堂遺稿卷之五

疏

代再從兄鎮望辨李世德搆誣書丁酉

伏以臣待罪下邑晚始得聞擊錚人李世德托以為其師尹拯伸辨張皇納供醜辱先正臣宋時烈罔有紀極而其中一欸攬引臣祖父文貞公臣益熙及臣父前同知臣萬增而以臣子壽澤昨年之疏所陳忍人之說謂非出於臣祖而臣父乃假托以實先正之言勒加以欺君誣親之目以為汚蠱人父子之計臣聞來誠不勝駭憤痛迫之至幸賴我 邸下洞察世

德搆誣之狀亟施屏裔之典凡所以定是非辨邪正之道明白痛快無復餘蘊則臣父祖被誣之端亦當昭晰而無可論者然而世德供辭其所變亂譎張極爲巧密其間事實容有不可不一番陳暴者則臣何可徒恃處分之得正而泯默無言乎茲敢治書仰籲於 高明之下伏望 卹下試垂察焉臣按世德供辭有曰未知益熙忍人之說果在何時若曰在經亂之初則萬增時在襁褓何由親聽而省識若曰在於稍長之後則益熙之薦宣舉實在壬辰一邊斥以忍人一邊薦之君父寧有是理云云蓋臣祖之於宣

舉逼殺其妻也則斥之爲忍人慚憤向學也則登之於薦剡然其所以論薦之者特取其後日之自靖非以前日江都之事謂有可恕也宣舉之本末始終既判作二人則臣祖之前斥後薦各有其義揆諸論人之道豈或有傷哉然則雖在壬辰之後若論及江都之事則臣祖所以斥之爲忍人者亦當猶夫前日何可以其一登薦章爲元無此言之證乎况壬辰之前臣父之年已踰弱冠則其稔聞於家庭而明記於年久之後固也世德所謂時在襁褓何由省識云者豈非誣罔之甚乎其供辭又曰若如時烈之言果出非

復阿蒙之意則又有不然者夫與其潔不保其往者正爲一時蔽惑始迷終覺者道耳若所謂忍人云者人理都喪大質已虧不當在許其新之列一被此目便作棄人若是而擬之於阿蒙刮目則不倫甚矣云云夫宣舉江都之事誠可謂人理都喪矣大質已虧矣斥而絕之不爲收錄空若未爲過矣然而君子之於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不追其初歸斯受之者亦一道也宣舉於經亂之後引咎自廢不娶不仕依歸於臣從曾祖文敬公集之門下爲講學向善之計故一時諸賢亦莫不哀其情而許其善非特臣祖一人

而已則當朝廷急士之時臣祖之薦進只爲其才之猶有可取何可以此謂宣舉以初無過失之人乎假令臣祖有輕薦之失其失特失之忠厚而已世德所謂自欺欺君云者尤豈非誣罔駭痛之甚者乎至於故叅判臣李選書質先正之事設使其時問答一如世德輩所言此亦有不可準信者夫捨其子親聞之語而取實於其甥之言斷無是理况聞兩家子孫之言其書俱不見載於家稿而世之人亦無聞而知之者則其間虛實不難知矣夫以世德輩媚嫉先正百計構捏曾何所不有耶且先正答拯書中所謂臣祖

通鑑卷五
之憫其同氣之不能從容就盡者旨意明白本無可疑而世德乃敢變幻兄弟甥姪然為侵誣詬辱之計此則臣之再從姪雲澤既已上書陳辨臣故不為架壘而如此等在人耳目灼然易知之事猶且眩亂實狀欺罔天聰則其他誣飾從可知矣臣何足叟叟多辨乎大抵臣祖所以斥宣舉以忍人者曾已備陳於壽澤之疏而又有可以益明其實者文純公臣朴世采之抵史局書有曰亂初行言之溢世者世采亦稔聞云其行言即所謂忍人之說也且拯之迫問先正書有曰追舉其至情痛迫無所歸咎之語以為

癡痕先人之證云其所謂歸咎之語即臣祖之斥宣舉以忍人之說耳夫以世采之扶護宣舉猶不能掩宣舉為忍人之實以拯之急於諱親亦不敢以忍人之說為非臣祖所言而今世德乃敢恣意粧撰欲置宣舉於無過之地勒加臣父祖以污蔑之名其黨邪陷人之狀可勝痛哉且惟以子而傳父之言雖是人

不與聞之事苟有人心者必不疑其假托而今於事實昭著聽聞明白之言乃忍以有為無脅持操切如此其敗倫無嚴之罪亦不可勝誅矣仍竊伏念臣祖受知 聖祖爵位名德為世所仰臣父襲訓父師平

生言行亦不受人指疑而今世德乃以欺君自欺誣親媚人等語公肆誣辱略不顧忌不但臣私心之痛迫思欲伸辨其在朝家事體亦有不宐置諸黷黠者臣故冒死煩縷伏乞 邨下益察世德搆陷罔極之狀使臣父祖所被之誣俱得昭釋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答曰覽書具悉李世德供辭中搆誣之狀余已洞知而爾之伸辨亦甚明白矣

辭說書兼論科事辨權世恆疏誣書 戊戌

伏以臣伏奉昨日 教旨以臣為朝奉大夫行侍講

院說書者繼而 召牌下降臣聞 命震駭心神靡寧臣以孤露餘喘頑忍尚存分外榮官只益不逮之痛手奉 除書但有摧咽其於惶感之極宐即竭蹶趨承以少謝 聖恩之萬一而第臣情勢有不可冒進之端茲未免坐違 嚴召恭俟鈇鉞之誅不意 聖度包容 特命只推荐降 召牌臣於是益不勝震悚感激他不顧計謹詣 九闕之下仰露衷懇以冀 邨下之垂察焉顧臣所忝之榜自初多言轉成大獄淹延歲月端緒甚多而若論其大要則不過考官歷抵 闕門不閉兩款事耳歷抵事既有所歸非

退溪遺稿 卷五
人人所可替當引嫌而惟是門之開閉為此榜罷不
罷之肯繁蓋門閉則已開則當罷此是不易之公議
而及其勘斷之際所謂門事置之開閉之間則榜亦
在罷不罷之中耳榜在罷不罷之中則榜中人之出
身其可謂之分明耶夫科第者人臣出身事君之初
梯於此或未分明則他皆不足道也然則其不可諉
以所遭之不幸吾心之無愧而晏然冒進也明甚以
此臣既不欲以科目中人自處故中間堂后之命
郵官之除一不敢承膺蓋不但為親老身病而然耳
况今所叨地任清華視前所被不啻較重則出而承

命尤豈臣心之所安乎此乃臣難進之端也且臣於
向日權世恆之疏論分館事實有所萬萬痛迫者當
初槐選之後臺臣論 啓以臣見枳為可冤則世恆
之疏有曰臺臣所謂遺珠自有見遺之由凡今之人
孰不知之及夫臺臣避辭至舉臣父臣名以明其不
宜枳臣之意則世恆再疏以追稱其父譏斥臺臣觀
其前後疏語雖不明白說出而究其意旨極有包藏
有若臣先代有世所共知之累可及後孫者然噫嘻
痛哉其心所在不難知矣蓋臣祖父故叅判臣益勲
受 孝廟特達之知夙膺簡拔之寵逮至 當子以

通鑑遺稿 卷五
肺腑之親管機密之任贊討兇逆功存 王室不幸
為時輩之挾私搆誣兇黨之甘心報復以功為罪卒
罹慘禍其時事尚忍言哉終賴 聖上至明深仁詆
降悔悟之音昭施伸雪之典而兇逆餘黨之怨毒次
骨至今未已則世恆之傳襲兇論必欲追誣泉壤並
錮子孫者固無足恠也而况聞槐選時主其通塞之
柄者率是向日時輩之徒黨兇逆之種孽則其表裏
交結先後和應之情狀益不可掩矣特以 聖明在
上公論至嚴渠輩猶有所畏憚不敢露出其機牙乃
以糶糊之說隱然為潛吹暗射之計蓋其意以為如

此然後聽者無以昭其奸受者無以辨其誣而渠輩
可得以秘其魑魅之態售其鬼蜮之毒故耳其用心
設計實有至巧且密者雖以 淵鑑所臨 高明所
照亦何以盡燭也哉夫槐院之選非人人之可與如
以臣為人之不合斯選明言可枳則夫誰曰不可而
今為黯黯囹圄之言欲以陰傷臣祖巧中臣身者吁
亦痛矣嗚呼臣祖忘身為忠受禍不悔則到今彼輩
媚嫉之言適足以明臣祖為國之誠督奸之勞其於
臣祖有何所損而所可恨者當此 聖君臨御朝著
清明之日尚容此細人之投隙閃歛而終不得明辨

痛斥則豈不有累於念功懲奸之典而其為後死者之私痛亦當如何哉若使臣父而在則其崩迫痛疚當有倍於臣心臣苟以臣父之心為心則其可忍貪慕榮顯冒承 恩命乎其在 朝家敦風化勵廉隅之道亦安用如此忘親忘祖不孝無義之人哉此尤臣難進之端也向來一二臺臣或稱臣人地或稱臣才望是不知臣實狀而過為獎詡也臣本庸愚謏劣百無肖似清選顯塗決不可忝廁且偏母衰病不忍暫離痼疾纏身不堪陳力何莫非難冒難強者而上款所陳情懇固安在諒許中故今不暇一二臚列耳

噫人之所貴乎科第者蓋以榮其身顯其先故也在臣則不惟不能榮顯而已不過為污身名辱祖先之資俯仰慚痛尚誰尤哉為今之計惟有退伏循省息念從宦庶可以安分而自靖耿耿此心可質神明 高照所及豈不下燭伏乞 邸下察臣情跡不可冒進亟將新授職名為先鐫改仍 命有司治臣慢蹇瀆擾之罪以警具僚千萬幸甚臣無任惕慄懇迫祈祝顛埃之至

答曰覽書具悉科事已行查明權世恆疏語殊甚謬戾俱無可嫌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移拜注書辨韓祉搆誣書

伏以臣於向日故有移拜堂后之命前授未遍而
新除荐加罪戾日積而恩眷愈重臣誠惶隕感
激罔知攸措此際得見韓祉書本以臣向日辭章中
時輩挾私搆誣之語謂有所指斥於其父泰東大加
狠怒醜辱臣祖父故叅判臣益勲罔有紀極遣言造
意至潛且毒臣於是駭憤痛迫直欲無生仰惟淵
鑑下臨 离輝苟照其於臣祖誣寃之端祉之搆捏
之狀空無不洞燭而第念事在久遠其間委折容有
所未及俯悉者則臣何可徒恃 臨照之明而泯默

無言乎茲敢沫血飲泣冒萬死仰暴哀懇於 銅闈
之下伏望 邸下試垂澄省焉其書以臣祖爲講張
誣獄以其時所論稱爲公議其言之悖理無嚴胡至
此極臣請先陳壬戌獄事之梗槩而次論泰東輩搆
誣之情狀焉蓋庚申討逆之後餘孽尚未盡除元勲
故清城府院君臣金錫胄憂之未及察其蹤跡適釋
將入相遂托臣祖以訶察臣祖自以勲戚之臣居將
兵之任義不容辭使金煥等鉤得璽瑛等謀逆狀以
發告之時又有全翊戴者見人變狀而不爲自告來
告於臣祖臣祖問議于諸大臣大臣要令直啓故臣

近道通和 卷五
祖不得已自爲 啓達矣璽瑛則逆節昭著既正邦
刑至於翊戴則初非臣祖之所使詞揆而渠自來告
其言之虛實非所逆料而身爲將任聞人允謀議于
大臣啓于 朝廷覈其虛實而處之在所不已豈可
以末終所告之無實而歸咎於臣祖乎且告變人之
不爲直告言于將臣而將臣之 啓達者前後亦多
有之及其究覈之後其言雖或歸虛未聞以此爲將
臣之罪者也况臣祖於詞察發告之際率皆裁決於
諸大臣而未嘗有一事擅行者諸大臣以同事之人
詳知其曲折故當時輩之搆捏也或 逆奏或劄陳

以白之惟我 聖明不惟深察臣祖無他其所痛嫉
時輩屢形於 辭令之間者有不可歷舉姑就其最
明白嚴重者而言之有曰掌兵之臣間允謀不得已
有密啓之舉告而無實固無妨初若掩置而事不虛
則人謂斯何又曰將臣密啓非今斯今使翊戴直上
變似過重故議于大臣始 啓達少無所失又斥言
者曰日夜謀度百計搆捏必欲陷人於罔測又曰邪
毒慘刻戕人病國用心之不正路人所知也又曰以
勲戚之臣當危疑之際盡心詞察謀計未成而誅討
先行此正 宗社之幸乃以此添益勲之罪持之甚

正源遺稿 卷五
急其爲逆璽等地則至矣此豈人臣之所敢發口也
驕橫無憚之罪不在益勲而在於臺官耳其斥出秦
東之 教有曰因金萬塚爲父訟寃之舉張皇嗷嗷
造意之危險遣辭之慘刻十倍於去歲之彈章勒加
不忍聞之罪案必欲殲滅而後已其心所在誠未可
測如此忘君護黨之輩若不痛懲末流之弊終至於
亾人國家豈非大可寒心者乎逮夫甲戌 聖上愍
臣祖之寃死 下教曰權奸之與重夏一體驅入於
不測之地既涉寃枉亦甚慘毒予莫之察未免玉石
俱焚噬臍何及其令該曹復官致祭嗚呼前後 聖

教昭如日星百世可徵則壬戌獄事豈有一毫近似
於譸張誣成者乎假令臣祖果如言者之言誘令誣
告則翊戴坐死之日豈不怨憾於臣祖而終無一言
之累及乎以此益明臣祖之斷斷無他而時輩構誣
之狀從可見矣蓋其構誣自有其所由昔在庚申天祐
宗祊聖斷赫然柙堅伏法羣士屏逐變化之政如日
中天而臣從叔故光城府院君臣萬基及金錫曹實
協贊天討而臣祖亦與有勞焉則兇黨之必欲甘心
於臣家者槩可知矣時逆亂甫夷遺孽尚繁羸豕之
躑躅是早晚事故一種時輩之喻利顧後者恐異日

兇黨再逞士禍滔天當故相臣金壽恆之按治逆獄也多以禍福之言遊說恐動而壽恆毅然以司馬光天若祚宋必無是事之語爲心以范純仁陰爲後日自全之計者爲戒終不動時輩計既不售必欲歧貳於勳舊而要爲媚悅於兇黨陰謀潛計伺間抵隙而適會壬戌之獄兇黨之仇怨臣家益倍於前則遂闖起讒誣而泰東輩出矣始請推考終陷罔測其所揣摩搆捏之狀如見其肺肝噫嘻彼亦豈真以臣祖爲有罪而可罪耶特藉此以媚兇黨而爲後日地耳先正臣宋時烈以臣祖爲無可罪則彼乃與尹拯相合

而分門樹黨並與先正而攻之馴致己巳之禍己巳之禍尚忍言哉癸倫敦滅士類屠盡前日勳臣及按獄之臣受禍最酷兇黨之搆殺臣祖者即一襲泰東輩之言而泰東輩已死未及食報則兇黨至請褒贈又請廩其妻孥其餘生者或仍其清顯下乃揚揚州郡其所以喻利顧後貳勳舊媚兇黨之計售而其黨助兇逆戕害善類之跡亦益彰明較著而不可掩矣如使此輩苟有人心亦當怵然懺悔患變前日之爲而今社乃反襲兇繼誣與己巳奸兇甘心同歸而猶不知恥其心絕可痛而今日朝廷少有紀綱則渠

何敢肆然無忌若是之甚乎雖以泰東之愛護兇逆
陷害臣祖尚謂璽瑛為逆孰不痛焉而今社則乃謂
之非逆勒加臣祖以講張之目是直以璽瑛之獄歸
之誣成之地耳然則庚申兇逆亦將為冤死之人而
保社諸臣皆未免講張之歸耶其言之縱恣陰毒有
浮於其父豈以其父在時猶有所畏忌不敢露出其
心肺而到今歲月稍久耳目漸遠謂可以惑人欺天
而然耶其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全不反省舊
釁宿慝圖蓋前愆等醜詆之說政自道也臣不欲污
口濡筆以事啾啾而至若士流也清議也扶世道樹

國紀也此等自詡之語誠未滿一哂亦何足多辨乎
仍竊伏念臣祖生時忠勞篤著於王室死後冤枉
昭雪於聖代况其禍福屈伸既與士類同而倫常
之晦明亦相會焉足以有辭於後世而今於恩怨俱
冷是非已定之後又有此無限污蟻及於泉壤其為
子孫之痛隕冤酷固無論已在朝家念功懲惡之
典決不空置而不問也伏乞 卹下將臣與社並下
司啟明加究覈如使臣言或有矯飾則臣當伏罔
上之誅苟其不爽則社難逃誣忠護逆之罪 嚴賜
處分昭示好惡毋使枉直失所黑白易位則此豈特

通鑑遺稿 卷五
為臣私門之感實 國家世道之大幸也臣無任崩
心疾首涕泣祈懇之至
備忘記壬戌璽瑛之獄逆節昭著妖腰亂領快正邦
刑則為今日臣子者何敢萌護逆之心哉昨觀忠清
監司韓祉書本則發怒於注書金鎮商辭書中時輩
挾私構誣之語醜辱其祖父金益勲罔有紀極而祖
述其父泰東不正之論直驅王家有勲勞之臣於誣
成之科壬戌之獄謂誣成則是以璽瑛謂非逆矣愛
護兇逆萬萬痛惋此而置之其將以柙堅為非逆矣
不可不嚴加堤防韓祉削奪官職門外黜送

答曰覽書具悉 聖上深惡韓祉護逆之狀 處分
嚴正則更無情勢之可言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辨趙命禎構誣書

臣伏見趙命禎書本則欲掩其父持謙護逆之狀構
誣臣祖故叅判臣益勲無所不至雖蒙 禹明洞照
嚴斥還給而臣心痛寃猶復罔極茲敢冒死更陳以
冀 處分焉伏以茲事是非非但臣一家之私實有
大關於 宗社世道之重者而前後事實 邸下容
有所未盡悉者伏望 邸下將臣此書入稟 大朝
尋究源委嚴賜辨晰則 宗社幸甚世道幸甚嗚呼

返瀛遺稿 卷五
命禎書語比韓社不啻張皇矣然社則混舉壬戌之
獄以臣祖爲譎張矣 聖教嚴正不可以欺則命禎
就其中拈出翊戴一事以爲熒惑搆誣之計矣然其
所言不過一襲持謙之言而已今臣欲爲條辨亦不
過更申前言辭說已陳曲折易眩謹就前後 聖教
及當世先輩儒賢言語文字之所已著見於史乘耳
目者仍及持謙所言者以證之其支辭蔓語率皆
略之以俟 天日之自照焉癸亥五月十五日疏決
時持謙請仍臣祖門黜則右議政金錫胄有曰蓋於
昨年投書場屋之後或慮有某樣危疑之端果行譏

察之事自古以來值國勢抗捏人心危懼之際則自
軍門機謀訶察在所不已驟聞之則雖若不爲正當
而因此鉤得事情豈不有合於防患之道乎然而譏
察而果獲罪人則爲有功終不有得則爲無功而已
若以益勲之受國重任處事不審爲罪則渠亦無辭
自解而今若加之以希功望賞等語則豈不大過乎
云云此則當初譏察之曲折也錫胄又曰益勲來言
于臣曰金煥適過全翊戴之家其門前有一鞍馬問
之則乃柳水原也心不能無疑後乃從容詰問於翊
戴則翊戴以爲柳也來見而問曰汝有紅團領乎曰

退溪遺稿 卷五
無有命堅曰汝不知某時復某官則此物不可無也
云云命堅親自往見武人且發此說人之聞之者孰
無疑惑之心臣亦聞而頗慮之矣及夫煥等就鞠之
後此事元無發說之端故益勳通告於鞠廳鞠廳大
臣皆以爲此不出於賊招中非鞠廳所可知左相閔
鼎重曰必欲上 聞大將可親自密啓云云益勳遂
乃 啓達而文字非其所長故未啓之前啓草送示
於臣臣見其末端有數句剩語刪削以送矣云云此
則翊戴事始初曲折也翊戴之言錫曹固亦聞而慮
之臣祖之始聞而疑之不是異事及夫煥上變之後

先拘後啓實出於慮患之至意其後翊戴所言之實
與不實豈臣祖之所可預料乎壬戌十一月初十日
書講時持謙始請推臣祖則知經筵李敏叙曰當初
不知虛實益勳固無所失云云同月二十日領議政
金壽恆請對時有曰茲事蓋亦有曲折設鞠數日之
後益勳送其軍門將官來言于臣等曰煥未告變之
前翊戴來告如許如許之事而意以爲煥等上變之
時必與此事而並告之故翊戴拘畱於軍門久矣尚
無發端之事此事何以處之乎臣與左相閔鼎重相
議以爲煥雖知此事不爲並告則既無端緒之發露

通鑑綱目 卷五
者不可自鞠廳發問欲使益勲來告鞠廳而此亦難
處不知所以處之道矣翌日右相金錫胄入來以
為益勲與其來告於鞠廳無寧直為 啓達云故益
勲始乃 啓達此是與臣等相議處置之事翊戴所
告終雖無實將兵之臣既聞此言則何可掩置不告
乎且此等事不可以常規論之庚申獄時李元成亦
有自軍門移送鞠廳之事以處變之道言之翊戴所
告事甚殊常虛實未分而益勲既有所聞不可掩置
故問議于臣等有此 啓達之舉廷臣之泛然請推
實由於未悉前後實狀而然矣云云此則臣祖當初

密啓之曲折也壽恆又曰凡干獄事亦有初似虛疎
而終歸着實者此事假令初為掩置而後乃發覺則
反為大罪矣 仁祖朝柳孝立逆變時陽陵君許禰
欲為來告而病未登途使其姪子及黃姓人奔告而
賊黨在前事機且迫故舍馬徒步行到廣州故相臣
李厚源所居處以足繭告急厚源借與馬匹與之偕
來來抵于洪瑞鳳家轉送于元勲家使之詣 闕上
變故以稽遲厥後瑞鳳錄勲之後臺諫以瑞鳳圖避
告者之名不即來告至請削勲以此觀之其時論議
與今時有異矣此等事異於常規不可以一切之道

論之矣云云且壬戌夏全羅監司申翼相以誣告人
盧繼信事不即馳啓而書報于元勳其時臺諫請罪
翼相至繼信伏法而猶未已於此可見臣祖處事可
幸無罪矣當壬戌臺論之方張也先正臣宋時烈遺
臣祖書曰能如大空浮雲否以无妄之小灾念持危
之大義非所望也惟冀益勵忠節無使 聖上獨憂
社稷也至禱至禱云彼則方以爲罪者先正則乃曰
大義而又恐臣祖之不盡於其義又從以勉之於此
又可見前輩大賢之所以處臣祖者矣其時 聖教
之答持謙則曰將兵之臣受命扈衛旣聞凶言不得

已有此舉器遠獄事時亦有如此事矣其答壽恆則
曰翊戴與命堅面質之後始知其虛實則當初何能
預知其事之虛妄而仍爲掩置乎旣告而無實則固
無所妨初若掩置而事不歸虛則人謂斯何筵臣之
請推殊涉過當於此可見 聖上固已洞察臣祖之
元無可罪矣然持謙始以兒房密啓事請推臣祖未
蒙 允可則十餘日之後又復請對有曰臣頃以金
益勳事有所仰達臣意以爲凡事自有緩急若事機
不迫則使翊戴告之可也大將爲國干城事體甚重
而親自來告舉措顛倒雖曰初不知虛實不得不來

近海遺稿 卷五
告云而若善爲詰問則亦或可知其實狀然後來告似爲完備初不審其虛實親自告之而事竟歸虛則其在事體不可無警責之舉故敢請推矣聞大臣於 筵中以臣請推太過陳達云臣不勝惶恐因而拖論臣祖軍官廳事矣始則曰事甚顛倒有傷國體繼則曰其在事體不可無警責之舉其言似若以體例間事相規責矣未數日俞得一韓泰東輩承望風旨接踵而起始請罷職已而請削黜已而請遠竄一節淡於一節勢若烈火束如濕薪是其故亦有已言之者矣宋時烈撰金壽恆墓誌有曰爾時奸兇旣誅

羣賢彙征咸以公爲領袖 上亦尊禮優異公亦鞠躬盡瘁聚會精神以成元祐小康之治而時議遽已掣肘矣蓋誅除之功實出於士類中戚晚而浮薄喜事之輩務以淡詆峻攻爲功公以爲彼有寧 社稷之功姑無顯然罪過甚以排擯爲不韙少輩恨公不與已同始不快於公矣昔宋相趙如愚紹熙處置實有名實逆順之勢故朱夫子以爲大變而然其捨死生寧社稷爲不世之功故承命入朝誠心協同共獎王室况今勲戚以忠討逆非趙公所遭之比然則今之攻公者自謂賢於朱子耶由是益與時背馳焉及

璽瑛之獄言者持金益勲急至或致疑於獄情公以爲璽瑛逆節本無可疑益勲詞察實有所受今以發告之不審遂疑此獄爲無實而欲深罪益勲則不可於是時議益譁然遂並攻與公同意者輾轉乖激以至尼尹之爭而極矣云云於此可見持謙泰東輩之奸狀匿情矣嗚呼事端之方始也人之情僞固未易見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原始反終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持謙之疏有曰世運無常泰時勢有相反此乃持謙十字符也明者自能覺之於未然善乎趙匡漢之爲先正辨誣之疏曰頃者逆賊出於許吳兩族其

黨與舉是一邊之人故體府復設之謀 中壺動搖之計蓋鮮有不預焉者 朝家用罰未嘗不過於寬恕而坐是斥廢者亦多其切齒刻骨伺隙求逞之計未嘗頃刻忘也人皆謂東西之一盛一衰隨時翻復屢矣早晚此輩得志則今之所謂士類舉皆魚肉矣於是士類中奸黠畏禍者有外託公道而陰爲後日之地者矣庚申以後失志之徒皆是惡逆之腹心羽翼雖蒙 恩宥得保首領而自知無以舉顏於天地無聊之極倡爲邪說以爲討逆之舉出於外戚之手暗昧陰秘必不免爲後世譏議於是士類中之傾危

喜名者自稱清議而有排擊元勳之志矣其所以飾
名於目前徼福於日後者可謂巧密而大老素惡此
輩之用意嘗引宋范純仁及本朝沈義謙事以曉之
蓋純仁宋之賢臣而欲並用熙豐舊人見非於朱子
李潑鄭仁弘等斥義謙以戚晚而李珣嘗稱義謙有
功時輩自知大老之心必不助已而其所引純仁事
正觸其所諱故慙憤怨嫉其所以詆毀大老益無忌
憚甚者指以爲附護勳戚意亦甚矣故今之自稱公
道陰爲後日之地者不得不顯示崖異之路以媚於
失志之徒其勢然也云云從今觀之其人雖微其言

則豈不的確乎噫臣祖不幸爲元勳之至親又不幸
受詞察之任又不幸值翊戴之難處耳其事至微其
隙易乘遂爲持謙輩叢矢之的矣一犬吠影百犬吠
聲舉世汹汹莫知端倪勳戚之嫌旣足以箝制上下
希望之譏又足以勒成黥黥雖以 聖君賢相素知
臣祖之元無可罪而猶欲酌處調停冀幸時議之少
戢然終不可得矣臣祖之削黜也領相金壽恆首請
參酌調停而左相閔鼎重曰兒房之啓未知其大段
過誤旣已拘留翊戴其勢安得不上 聞乎第於金
煥上變之初不爲深忠使渠細按端緒終至如許大

獄不得痛治誠為率易不無其罪此臣前日之所以陳達也臺論轉激經年不已 朝廷無寧靖之期領相參酌之請蓋為鎮定之意也 聖上答以當初罷職之 命亦出於鎮定之意而厥後臺論猶激了當無期大臣之言又如此益勲削黜為教於此可見臣祖之受罰非因臺啓所請之罪也且其還收門黜也領相金壽恆曰今日朝論之乖激皆由益勲事若因還收其放釋可致寧靖則他何暇恤右相金錫胄曰臺諫所執即戎物一事今則臺諫必詳曲折而欲遂其初見誠過矣然臣嘗設以益勲之心自處而思

之 朝廷如可鎮定雖仍滯門黜益勲必不恨如是處分而若復乖激責有所歸 聖上答以放釋未為不可而大臣所達切實姑還收為教於此可見其時大臣之請罪臣祖者非以臣祖為有罪而可罪也專出於調停時議而不過如先正臣李珣之請罪沈義謙事也宋時烈之劄有曰至於逆獄時事則益勲粹間翊戴之說其所處置之失誠如大臣之所言矣然論其心則無他矣今至比於伏誅之翊戴而並按則大駭矣以故朴世采深欲酌處鎮定而與金萬基諸人協心同事此實大公處中之心也為臺諫者始若

相信而相諾者矣終不免後悔酌處之後不顧前言
夫世采之無顏面甚矣其引以爲可去之端者固人
情之所同然矣其以世采之去爲過者臣竊有所不
知也又曰世采見欺矣云云於此可見持謙輩欺賣
世采而今命禎乃反藉世采爲重不亦可笑之甚乎
前後事實如右所陳而今命禎乃敢變幻巧撰勒驅
臣祖於衆棄羣毀之科處其父於公正發憤之地其
誰欺欺天乎臣伏聞判府事金昌集記其先事有曰
庚申之後有一名官以禍福之說來怵公者公引司
馬光天若祚宋必無是事之語以答之其人憮然而

去云其人卽持謙也臣又聞其言之詳持謙伸救始
壽理屈語窮則曰今之陷罪者豈非大家巨族乎云
其計較利害之心隨事而發者於此可見矣持謙當
始壽之獄挺身立異故壽恆啓請罷職壽恆又嘗劄
論始壽事而用祚宋之語必由其酬酢而發也判府
事李願命嘗語臣父臣萬堞曰余嘗與首論尊公事
者會於政院彼方夕酒微醺自言結怨巨室將不保
其性命因曰君輩亦患之如無煥繪輩受指使而誘
脅則璽瑛未必作逆一座失色而罷蓋其意不但在
於翊戴事也云所謂首論者卽持謙也以此等聞見

之明的者言之持謙之處心積慮本來如此無恠乎張機設筭以待後日為世克建德報仇而不及食報於生前則妻兒飽凶黨建請之米並與泰東追贈官秩木主煌煌甲戌夏化空削而不削至今以為誇耀之資此輩之疇昔揣摩不啻一一破的而臣祖則無罪而受罰於 清朝含冤而束手於舊案勲封之不復亦非以臣祖為無功而到今猶且咀嚼蹴踏於宵小之遺孽人臣為國之忠其效乃至於此耶嗚呼痛哉命頑書中所謂己巳人者果何人斯耶率皆樞堅鑄積之遺裔舊種也命頑祖述其父之緒論不忍加

之以兇黨二字有若宋人之稱元祐諸人者然其畏禍含恩之態正可哀也嗚呼庚申壬戌之逆賊非如适璉之豕突器遠之猝發貴宗孽孽交結朝紳失志之徒潛謀不軌情跡陰秘有難鉤得苟非一二臣早覺其幾察其嚙呻揆其萌芽則何以成先事廓清之功哉訶察平人徒濟己私則罪也訶察逆賊以救國亂則功也功罪之分不難知矣持謙輩自初必欲立異於討逆之舉而特借翊戴事發其端矣訶察元非可記之功云者至發於近來之疏章則此輩四十年來吞吐之情狀可謂和盤托出矣此輩從前心肺之

間自有重重樓閣口之所言非心之所存一說不售
又有一說外托清議內規厚利社之混言譎張命禎
之單舉翊戴皆活閃打訛之術自持謙泰東而已然
矣宋時烈與朴世采論臣祖事有曰蓋其臺啓既曰
璽瑛爲虛疎也且趙副學持謙則明言逆賊一人而
告者四人此可疑也云其意旣如此則旣當明言直
斥如權忠定之論辛允武事使 聖上曉然知其意
夫辨其冤誣然後方可謂事君忠直而有得於臺體
矣今則不然意則在彼而其所爲言則每爲羅罩於
外面此非忠直之道而有歉於臺體矣若曰其意不

然則其措語不當如此亦不宜必驅光南於誣告之
律陷人於不測之地也又舉癸亥後護逆亦逆之論
有所云云光南卽臣祖勲封之號也於此可見先正
之微意而鬼魅之奸終莫逃於識者之明鑑矣朱子
曰譬之逐賊若說賊當誅當捉便是主人邊人若說
賊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賊邊人嗚呼人之爲主人逐
賊也倉皇迫急或有蹉跌未盡捉誅而苟觀者反疾
逐賊者治之便如治賊則是必陰爲賊地者也持謙
輩之因一微事如得奇貨節次層加必欲成案而後
己是豈特也可捉也可恕之比也而况他日賊反肆

通志卷五
氣借重於旁觀者之言戕殺逐賊者而褒賞其旁觀者則又何如也持謙輩所為其果有異於此乎百世在後天日在上護逆二字渠何敢逃也然此輩實欲陰享其利而猶且陽避其名尤可痛也嗚呼人臣事主要其極致不過忠逆二字忠者本非徵賞而反受沒身之禍則願忠者沮矣逆當先治黨與而反享酬德之褒則為逆者肆矣世變無窮人心日降異時世道宗社之憂有難測度則微臣痛迫之私有不足道矣臣非不欲逐條對辨而大體既明則其餘瑣細不辨而自暴伏乞 邸下更加澄省於忠逆二字夫

賜處分不勝幸甚仍伏惟念我 聖上與 邸下之於茲事洞察是非前後 處分嚴明痛夫愈久愈重而彼輩之無所顧畏迭起醜誣愈往愈甚不知從今以往駭機惡言至於何境然則緣臣而每每貽辱祖先私心痛迫有不可言為今之計惟有絕跡宦途以遠潛鋒是臣區區赤心伏願 邸下俯加矜察亟速臣職刊名仕籍俾得以安分而自靖實終始生成之大惠也昨以 兩宮有 廟見之舉兩日之內名牌三辱而情理崩迫未克祇承且新遭功戚悲哀未遑一書陳暴今始厘厯臣罪至此尤萬萬矣亦乞

邱下明詔有司勘臣慢 命闕禮之辜以為人臣之
戒焉臣無任痛心血泣所懇俟 命之至

答曰覽書具悉壬戌獄事余嘗親聞丁寧之 聖教
故深嘉爾先祖之忠而趙持謙輩護逆之狀心常駭
惋矣况罪韓社 備忘辭旨嚴正則命頑何敢投書
熒惑益肆搆誣乎其為情狀誠極可痛今爾痛祖父
之慘被誣捏有此陳暴而皆有考據語極明白矣此
等凶險之說何足掛齒爾其勿辭即出察職

論 王世子不當為 端懿嬪行練書
伏以臣伏見禮曹 稟定儀注 端懿嬪練祭將以

今日七日設行 邱下於其日有變服之節臣於此
竊不能無疑惑焉臣謹按禮經喪服小記之文宗子
母在為妻禫註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
云蓋為妻有杖有禫實具三年之體而父在則否者
以父主喪故子不得伸其情而然耳今此 端懿嬪
喪祭我 殿下實主之故 邱下於成服既用不杖
之制矣不杖則又當不禫而不為具三年之體耳蓋
練者與杖禫之節自是一串事也有禫則有練無禫
則無練未有練而不禫者亦未有不禫而練者二者
相屬不可分而別之此理之必然者也或者以為禮

通雅通和 卷五
雖言父在則不杖不禫而既無不練之文則練恐不可廢之云而殊不知不杖不禫而獨行練服之節者禮亦無明文臣之愚意禮所以只言不杖不禫而不言不練者豈以既言不杖不禫則不練一節自包其中而然耶夫杖禫與練均爲具三年之體而或行或否終未免斑駁而爲未安之歸矣以此論之則 邱下無練服之節而至十三月而除之恐合禮經之意且練禫之祭蓋爲生者變除而設 邱下既不練服則祭之不當設亦明矣夫禮節繁委難曉臣不敢自信愚見而第未知該曹之所議定者別有明證之可

據耶抑或泛謂爲妻當有練禫而未及詳究其不禫則不練之意耶此果有明據則已如其不然則不可不更加詢究以定務歸至當恐不容但已也見今練日雖迫而如其非禮則猶可及止設令終不可廢從容講定之後卜日退行於今月之內亦未爲晚矣竊念典禮至重一有差失所關非細且 朝家新去易月之制而獨於此一欵或違禮意則實爲大典臣素昧禮學安有論列難免汰裁之誚而待罪官官既有所懷不敢不陳伏望 邱下將臣此書仰稟大朝仍命禮官博議大臣及知禮之士而後審處之

俾禮典無失人心無悔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論 端懿嬪練事再書

伏以臣母老病沉篤之中近又挾感添重臣之受由救護已過數日而種種症情有加無減臣左右扶將情理煎迫決無離側從宦之望 書筵重任不可一向虛帶茲不得不更伸疾痛之呼仰干 仁孝之聽伏乞 邸下特推終始之恩亟賜鑄逋臣職名使臣得以專意扶護公私並幸臣於向日敢陳瞽說妄論邸下不當為 端懿嬪行練一事極知僭汰無所逃

罪悚伏直次恭俟 威命及承 下答乃有令該曹議大臣稟處之 教臣於此有以見我 邸下好禮不自專之盛意臣誠感激欽歎不容于心旋因諸大臣獻議事不見施是則臣之不揆寡陋僭論大禮之失益著矣惟當緘咋知悔惶愧俟譴尚何敢更有所論列於事過之後以重其犯分之罪哉第念此事所關甚大臣若安進無稽之說幾誤莫重之禮則其所負犯合受誅殛雖蒙 微度寬大尚不加罪其在國體私分終不可倖逭如使臣言或有所據則是朝家典禮未免失當向雖差過來者可追須因臺書

通鑑遺稿 卷五
所論有喪祭禮蒐輯以備日後考據之 今今將此
一款編入其中以爲永遠遵行之地實合事宜以此
以彼臣雖欲泯默不言其可得乎茲敢冒萬死申論
以畢前章餘意伏望 卹下試加澄省焉臣於練事
舉行之後益不敢自信愚見而亦不能無疑於心謹
就 令旨中所引 聖教辭意及諸大臣所收議者
而反復究贖仍就禮家諸說參互考證亦已多日而
終不得其可行之說焉蓋諸臣獻議要其大旨不過
曰我 卹下之於 魂宮宐有三年之體禮無不練
之文則不可廢之云爾臣請有以辨之謹按儀禮杖

菴章經曰妻傳曰爲其妻緇冠葛經又按不杖菴章
經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父在則爲妻不杖疏曰
父在爲妻不杖者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
敢伸而杖也又曰其妻本在杖菴直以父爲主故降
入不杖章云云蓋服妻一也而或杖菴或不杖菴者
以其有本服與降服之異也本服者其夫自爲主而
具三年之體有杖練祥禫者也降服者以其父爲主
而不得具三年之體只服期之月數者也今爲降服
而行練則是猶有三年之體也烏在其不敢伸之義
也其所以伸與不伸者固在於具三年與否不獨在

於杖與不杖也若以為本服有三年之體雖降服必當行練以存三年之體則如當為三年而出后降服期者亦為生父母行練以存三年之體乎將使三年之體不可不存則古人於此必先存之也况緇冠葛經是為妻練時之制而獨載於杖菴章不載於不杖菴章則可見禮典節目區分條別謹嚴若此非有所脫漏亦非簡奧而難曉者也又按禮經喪服小記之文曰世子為妻與大夫之適子同註曰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世子為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云若世子為妻而練則大夫適子之服亦可練乎且先

正臣宋浚吉之答故相臣李厚源書有曰大夫之長子父在似不得為妻杖不杖則恐無練禫節次云此可謂淡得禮意而亦可為不練之證矣夫先正道學禮識非今之廷臣所敢望焉則未知 朝家之所當取信者在先正乎在廷臣乎以此等禮說之明的者觀之 邸下之於 魂宮其可具三年之體乎否乎其當為練乎否乎事理曉然不難知矣凡喪主其喪者主其祭今 端懿嬪喪祭我 殿下實主之而遂行練祭則是為 殿下練乎 邸下練乎 殿下無練而 邸下有練祭則 殿下主之而練則 邸下

爲之是果合於禮乎其名實不稱節目逕庭豈不爲未安之甚者乎收議中所引喪禮備要小祥條父在爲母與爲妻云者與本文旨意迥然不同蓋父在二字只屬乎爲母字而不屬乎爲妻字儀禮杖舥條經曰父在爲母又曰妻此謂母服之三年以父在而降爲杖舥妻之服本杖舥故同載於杖舥之中也今以爲妻二字蒙上父在而觀之則是妻之服亦若以父在故爲杖舥者然此豈理也哉噫先王制禮隆殺厚薄截有等級隆處不可殺殺處不可隆空隆而殺空殺而隆其失等耳近來邦禮率以隆厚爲主隆厚而

合禮則固善矣如其失禮則不特非所以隆厚之道實有違於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臣竊爲 聖朝慨惜也夫喪祭重典也雖委巷疋士之賤尚欲致慎恐或差踰况以堂堂禮義之國居億兆之上而操風教之權者乎臣既不能先期進言草草短章只論大體而有欠詳盡以致大臣倉卒納議 朝家率易斷行終使莫重典禮未免失正是則臣之罪也今若諉以成事而不肯一言而正之則是臣罪上添罪死有餘責此豈臣子事君之常分也哉臣非不知事既已往言之無益而自以受 恩罔極不比他人其所報

效宐在常格之外且見我 邸下與我 邸下盛德
 大度舍己從人諸大臣率是休休有容之人故不敢
 以凡人遂非之心望於吾 君相乃敢觸冒 威尊
 究極言之深望 邸下念典禮之至重察經說之有
 據毋以事過而置之不以人微而廢之更令博議於
 儒臣及識禮之士如使臣言不為無見則更為定制
 永有所遵 國家之幸臣與有焉不然則勘臣固執
 疑事欲是己見之罪以為人臣妄言之戒 邸下雖
 欲赦臣臣不敢受 命矣惟 邸下裁之臣不勝惶
 怖震越瞻天俟 命之至

退漁堂遺稿卷之五

